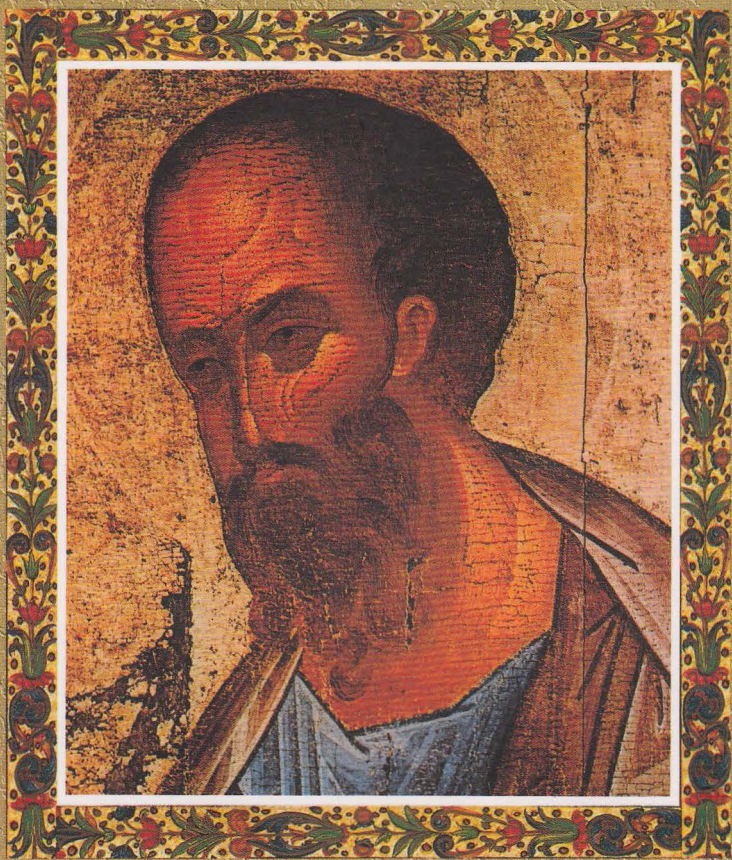


# 聖保祿

一個福音的忠僕

馬蒂尼樞機主教 著 白正龍 譯



上智出版社

# 聖保祿

——  
一個福音的忠僕



馬蒂尼樞機主教 著  
白 正 龍 譯

**PAOLO**

**NEL VIVO DEL MINISTERO**

by Carlo Maria Martini

Cardinale Arcivescovo Di Milano

translated by Rev. Thomas Pai

©1989 by Editrice Ancora Milano

Chinese Copyright ©1993 by Wisdom Press

Taipei, Taiwan

# 目次

---

前言	1
1. 困苦與安慰	5
每天勞累後的心靈	6
致格林多人後書的迴響	9
閱讀及默想格後一 3   5	11
閱讀並默想格後一 6   11	18
2. 牧靈工作   遭到誤解	25
格後一 12   二 11	27
閱讀聖經章節	31
3. 新約的職務   隨從聖神	45
前言	46

---

閱讀格後三 3   11	47
聖經章節的默想	54
4. 新約的職務——和好的職務	63
閱讀格後五 18   20	64
聖經章句的默想	67
5. 我和我的工作夥伴	79
讀致格林多人後書	81
例子與問題	84
6. 教會的善牧	101
主教和祈禱生活	102
注意司鐸的生活	111
深厚的人際關係	117
治療的動力	119

# 前言

長久以來，這本書已在不同的時期發行，而馬蒂尼樞機主教的思想仍有著相當清晰的一致性，所以值得將本書的內涵略作介紹。這本書原來是馬蒂尼樞機主教在無原罪聖母司鐸會策劃下，對米蘭教區年輕的聖職班所講的話。樞機主教在講話中參考了致格林多人後書的一些章節。

整個反省課題的核心根據這一事實，就是在「讀經」的反省中，慢慢選出的聖經章節，正是經由個人和保祿宗徒一起進入他的牧靈生活：「我們可以這麼說，保祿找到了他使徒工作的堅固支柱；在二十多年的牧靈工作中，他曾遭受無數考驗、無數迷惑、無數困難，每天勞累工作之餘，他仍表現出完完全全為福音作證的精神」。這種精神能引發年輕司鐸強烈的反應：促使年輕司鐸在具體的牧靈生活裡做出近乎一生的抉擇，就是

付出更多力量以及接受各種不同困難的衝擊，因著同樣的理由，我們決定把樞機主教這些思想公諸於世，特別是為那些傳播福音工作的人。

深入探討聖經章節時，我們不能不歸功於聖言更成熟的力量。乍看聖經的描述，我們只看到聖保祿宗徒生活中的種種痛苦和誤會，然而，其中正展開了一個始料未及的事實：一個心甘情願接受考驗的福音工作者，在其所受的痛苦中將湧出慰藉的力量。有時，在另一章節裡，我們不得不承認從那些聖保祿宗徒遭遇的許多困難中，蘊含了一種特殊並且更成熟的精神性父職經驗（參照第一和第二篇默想）。

有時，聖經章節本身也提供了不同的範疇，講論到「聖神」，那是超越法律的部份，並且是以內在的方式描述天人之間「和好」的部份，保祿就引出一種嶄新的觀點：激起我們每天為發展信仰團體的聖言熱誠（日課祈禱），在使徒的唇和心上，造就出意料不到的效果（參照第三和第四篇默想）。

本書流露出樞機主教與年輕司鐸之間彼此交流的家庭氣氛，其中具有直接溝通的共識。特別在最後兩篇默想題材裡：其中一篇是以現實與誠信來反省如何鞏固團體中那些參與福傳行動者彼此間的關係；另一篇則描述在牧者的零碎生活中如何與天主保持深切

祈禱的關係。

如此，本書勾劃出今日牧者的具體生活：在基督信徒團體中，為福音獻身的牧者如何幫助基督信仰的信仰成長；從這位牧者的生命中，我們看到了聖德，即使有些時日，或許充斥無數的「困苦」和「誤會」。

佛蘭哥·布羅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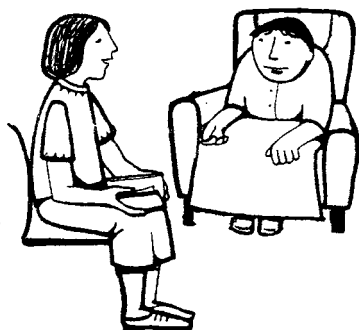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聖伯鐸、聖保祿宗徒節







# 1. 困 苦 與 安 慰



「上主，在祢面前開始了這一年，求祢幫助我們了解祢對我們今年的計劃；賜給我們更廣闊的視野，在祢愛人類的奧蹟大方向中，從我們每一天每一件偶發事件上，了解祢對我們的召喚。」

聖父啊！求祢賜給我們智慧，以便體會到基督是牧靈工作的中心，也是人生路程的中心，更是人類存在的中心。」

## 每天勞累後的心靈

我們以聖保祿致格林多人後書，作退省的默想題材。多年來，我曾深入思考過，而且非常喜愛，因為這些題材向我們介紹了盡忠福傳工作的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不是個作夢者，他從來不會像我們一樣在修士時，幻想一些將來牧靈工作的情景。在這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聖保祿在使徒工作上所遭遇到的困境；在二十多年的牧靈工作期間，他曾經歷過無數的法庭審判、挫折困難，他總是以每天生活在困苦中仍為福音服務的僕人口氣說話，我們感覺他跟我們非常相近。

在他寫這封書信時，保祿正經歷三個考驗：

第一個考驗，是他覺得自己被大部分猶太弟兄姐妹所棄。他曾經認為耶穌給他第一個使命，是委派他向弟兄姐妹宣講福音，如同他曾經一城又一城地到猶太會堂去宣講。他可以不顧那不可避免的困難，認為猶太人終將明白。但事與願違，他對猶太人的使徒工作失敗了。他給羅馬人的書信就是在這段期間寫的，我們從他的致羅馬人書，就可以知道保祿宗徒雖然仍抱著一些希望，但他卻完全落於挫折以及巨大痛苦的陷井裡。從這些章節，我們很容易覺察到他在牧靈工作上最大的迷惘是得不到人們的回應。保祿的痛苦又加上這些問題：為什麼天主允許這樣的事發生？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子？為什麼聖言不被那些最先而且是最直接領受的人所接受？

這個事實也使我感到痛苦，如同蒙迪尼樞機（後為教宗保祿六世），當年面對被疏離的勞工階級所感到的痛苦一樣，他說：「在教會與勞工階級之間所產生的隔閡，使我痛心，這些單純、謙沖的民眾原應是最先聽到福音宣講的人啊！」

第二個考驗是團體內部的對立。保祿宗徒曾經夢想有個合一、和諧、熱誠的團體。相反地，根據他寫給格林多的第一封書信裡所描述的，他的痛苦經驗。可以說達到巔峰

——因為他發現在各團體中存在著許許多多的裂隙。不僅是內部有爭論，而且對他本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致格林多人後書是為澄清團體對他的誤會，缺乏信心和偏見而寫的。

第三個考驗是內在性的。保祿小心翼翼並且清清楚楚地提及這事。這是外人難以了解的痛苦情形。我們只要明白保祿的個性，就不難想像他在牧靈工作上雖有情緒的高低起伏，但仍以熱誠替代沮喪，勤勉替代疲累。

就致格林多人後書所述，保祿宗徒所經歷的這三個考驗，和我們的情況非常接近，可供我們在牧靈工作之餘自我反省。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各自的難題與考驗，重要的是尋找一生活下去的共同態度。要說保祿活躍於牧靈生活，不只說活動上的活躍，也包括他痛苦的生活層面。

想到這次聚會，我又再看一次這封書信，我分兩個讀經階段，給你們提示一下。

我建議你們在自由的時間裡，將這封書信全部閱讀一遍，然後體會一下聖保祿的那些強烈感觸。

## 致格林多人後書的迴響

當我重讀這封書信時，我得到三個觀點：

一、是深深感受到保祿對自己的神恩有股很強烈的信心。

因此，面對前述那些艱難的情景，我們發現到所發生的一切，無非是彰顯這個人的良知，他非常肯定，即使週遭的每一事物都將毀壞，但他的神恩絕不會失去。即使在他口吐真言，強烈宣洩自己的痛苦時，他也確信他所領受的神恩、他的聖召、以及他那來自聖神恩寵的使命。在這聖神恩寵的感召下，他在判斷事物以及接受考驗時，他的神恩就更真實而明顯。

這是相當感人的事，因為他的苦惱使他軟弱、恐懼，這令他產生幾個疑問：這真的會是我的神恩嗎？是這樣強烈嗎？我應該堅持到底嗎？

保祿對他神恩的信德也同樣給了我們力量。我經常回顧保祿宗徒這封書信上的話，使我在作為司鐸和主教的神恩上，恢復我的信德。

任何事物都會失落，唯有神恩則常存在，如同保祿宗徒在致羅馬人書上所寫：「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羅八35）。我們遭受內在與外在的各種苦，因此難免失落許多事物，但沒有什麼事物能隔絕我們與天主的愛，因為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內，是祂選拔了我，是祂召叫了我。

二、是這種對自己神恩的強烈信靠，是在樸實、晦暗並充滿痛苦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

雖然某些狀況對保祿宗徒有鼓舞、安慰的作用，但就整個環境而言，仍是很困難的。論及他的使徒工作，只影響了少數人而已。保祿曾希望接觸廣大的群眾（至少是猶太民眾），可是他卻只接觸了一個在群眾中不起作用的小團體而已。而這些樸實、晦暗、痛苦的情況，每天帶給他無數的困苦，諸如：民眾的怨懟多變、朋友的出賣、週遭的陰謀等，尤其在混淆的教義和訴求中，疲於分辨誰是真宗徒，誰是假宗徒。

這種種造成了他內在的混亂、憂傷和驚慌，這正與他對自己神恩的忠誠成一對比：任何事物都將失落，唯獨神恩是可以確定的。

三、是由這封書信的一些記載所顯示，他完全擁有對他的團體一股永不動搖的愛心。

我們看到那些對保祿存有芥蒂與敵意的民眾，仍不斷地受到保祿仁慈和建設性的照顧。這個團體曾設法排擠他、污衊他誠摯的良心，而他卻奮勉地表現為父的慈愛，既不厭煩，也不會不快樂的中庸態度，他權威性地以最熱烈的父愛向他的團體問安。

保祿宗徒的愛具有特殊的力量，通常我們不受歡迎或遇到冷淡，我們很容易批判和變得冷漠。但在這封書信裡，我們很強烈感覺到保祿的痛苦，卻沒有發現任何一句可以稱得上是封閉的語句。毫無疑問的，這封信對保祿宗徒是一劑幫助他面對困難的良藥，因為其中每一句話都充滿了力量，使人不得不相信他是來自聖神的人，這也使我們在重振我們牧靈工作上的信德。更幫助我們在身處卑微環境中，能有廣闊的視野，並以愛心來看待一切。

我提出這三個觀點，作為你們重讀這封書信的重點。我再看這封書信時，常問自己：保祿如何在他的牧靈工作的考驗中生活？我在與他同樣的環境中當如何生活？這兩個問題可使這封書信和我們的生活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 閱讀及默想格後一 3—5



根據這些觀點，我們現在開始閱讀這封書信的第一頁：

「因天主的旨意，做基督耶穌宗徒的保祿和弟茂德弟兄，致書於格林多的天主教會和全阿哈雅的眾位聖徒：

（可知，這封書信是寫給格林多堂區——一個廣大的城區以及附近的所有信徒。）

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父、天主和主耶穌基督賜給你們！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仁慈的父和施與各種安慰的天主受讚揚，是祂在我們的各種磨難中，常安慰我們，為使我們能以自己由天主所親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種困難中的人。因為我們分享基督的痛苦愈多，我們藉著基督所獲得的安慰也愈豐富。我們如果受到磨難，那是為叫你們受安慰與得救；如果我們受到安慰，那也是為叫你們受安慰；這安慰足以使你們堅忍那與我們所受的一樣苦難。為此，我們對你們所懷有的希望是堅定不移的，因為我們知道：你們

怎樣分擔了痛苦，也要怎樣同享安慰。

弟兄們！因為我們切願你們知道，我們在亞細亞所經歷的磨難；我們受到了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壓，甚至連活下去的希望也沒有。因為，我們感到我們已受到死亡的判決了；但是這是為叫我們不要倚靠自己，而只倚靠那使死人復活的天主；祂從這許多死亡的危險中救援了我們；如今祂仍在施救；我們將我們的希望全放在祂身上，切望祂將再拯救我們。你們也應該以祈禱來協助我們，為使許多人因著他們為我們求得的恩賜，而替我們感恩。」（格後一 11—11）

## 因磨難而得安慰

我們要為這整個章節定什麼題目呢？我所用的這個聖經版本有個非常好的題目：磨難與安慰。這個題目是自我詮釋的，因為它並不說是：磨難與喜悅，那是我們一般的生活經驗。在我們的生活裡，我們體驗痛苦和喜悅，並且想要在這兩者之間找一個均衡點，

因為我們不能想像生活只有喜悅，但也不能忍受生活只有痛苦。

保祿的態度就非常不同。對他而言，並不是要在痛苦與喜悅之間，去尋找一個平衡點，他是在經歷痛苦，並從痛苦中得到安慰。我想這是一種相當特殊的直覺：人生活的必要元素不是痛苦和喜悅，而是痛苦與安慰，這是由親身經歷的考驗中得出來的。

我們在這章節中很清楚地看到：「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仁慈的父和施與各種安慰的天主，是祂在我們的各種磨難中，安慰了我們」（格後一3—4）。這不是一般所說的喜悅，而是在磨難中的安慰。這個安慰是發自內心。下面章節更使我們深入了解這種磨難與安慰的關係：「基督的苦難在我們身上愈多」。這已不再是保祿個人的痛苦，而是基督的苦難，我們完全了解保祿宗徒本能地體驗他的痛苦，並不是屬於個人單獨的命運，而是如同基督在他內受苦，因為這些都是在主耶穌託付給他的牧靈工作範圍內的事物，因此，他的生命是結合於基督內。他稱這些為基督在他內受苦，因為這些痛苦是他為愛主而獻身於牧靈工作的緣故而產生的。

至於這樣的磨難愈多——不但不可勝數，而且非常頻繁——「因此，我們藉著基督，我們所得的安慰也愈多」（格後一5）。耶穌在他內受苦與藉著耶穌所得的安慰之間，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保祿在他個人與團體的考驗中，找到死亡與復活的奧蹟。為進入死亡的奧蹟，他也在基督復活的奧蹟中，分享了豐盛的慰藉。

## 接受考驗

繼續默想第三節到第五節，我們可以自問：在牧靈工作中，磨難和安慰之間，到底有何關聯？甚至要從痛苦磨難中才能獲得安慰？

意思是說，這些安慰是因接受考驗而產生的，因此，慰藉不是偶發的事件，或是痛苦的補償。它確實是由於接受考驗而來的。

當我們投身考驗時，我們只是肉身投入，甚至包括心理的投入而沒有實際的投身。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是自絕於耶穌的慰藉，如果我們不把自己整個的存在投入考驗，我們就不能在考驗中欣然領受慰藉。

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我感覺到此一現象在我身上所發生的事實，我設法傳述下來。牧靈工作的考驗是多樣性的：當我們拒絕人情事物時，感到身體的勞累和精神的疲憊、

憂鬱，還有每天工作引起的勞累，消極情況使我們身心都受影響，甚至於不肯交付自己，因為我們不願面對它們、我們否認它們、我們將它們放在一邊，或許是因為我們害怕，我們不能公開面對它們。有些時候，我們也認為它們會間接影響我們的生活，認為這都是不應該發生的，最好是不知不覺同化了，彷彿我們在考驗中注射一劑心理麻醉劑。

我想我們經常缺少那些我們藉以進入基督苦難而可得到的力量，因為在面對它們時，我們尚有一絲氣息，閉上眼睛，同樣可以前進。我們在祈禱或與基督交談時，不能面對它們。我們不肯接受，因此，我們的考驗就有如陌生的肢體般與我們格格不入，不能進入我們經驗中整合，因此就不得轉化為慰藉。

我遇到過許多堂區的傳教協進會，我發現他們很少有這類似的困難經驗，或許在他們與堂區主任司鐸的關係上，有小小的隔閡、困難，特別是在整個團體中，他們單方的受到緊張和壓力（團體並不了解我們、不欣賞我們、不重視我們的工作），這需要有傳教士的精神。事實上，我想他們是以某種本能和無意識的偏頗、壞脾氣，甚至對他們自己和他人的憤怒，來忍受考驗。他們不會忍受這些，就像基督和基督徒必須面對基督的考驗、痛苦一樣，要自己承擔起痛苦，而後在他們自己身上才感到基督的力量，他們如

以這種方式接受，就會更容易自由地、勇敢地談論這些事情，幾乎是不謀而合地，以保祿致格林多人後書的聲調和熱火來談論福音和生命。保祿宗徒不歸咎自己，他不反控、也不圍堵，好像那些表面良善且慷慨，並願真實侍奉基督的團體所做的一樣。他們並不了解宗徒費了多少力氣才能了解：只有投身考驗和接受基督的十字架，我們才能分享基督的安慰。這些團體好像是處在伯多祿的立場：「主啊，這事不能臨到祢身上！」（瑪一六22）。這如何能發生呢？這不應該發生。他們並沒有到達馬爾谷福音的第二階段：接受基督的考驗，就會因祂而獲得安慰，連同祂強大的慰藉和聖神的恩寵，這些慰藉和恩寵只有在接受這些考驗時才會得到。

從這封書信的開端，我們能找到為我們每天生活和我們的團體有用的訓誨。第四節和第五節為我們提供了第一個思想：因基督在我們內的痛苦而得的安慰。這是說基督在我們內的痛苦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這不是我軟弱的問題，也不是我失敗的問題，更不是我個人缺陷的問題。（我想我曾是個好的福音宣講者，一個好使徒、一個領導者；而事實上，環境已證實我是錯誤的，即使我仍有少許喜悅）。這是基督的痛苦在我內的問題，而這就使所有的事物看起來有所不同了。我明白痛苦是一條道路，透過這條道路，

基督在我內運作，祂因著我的軟弱，而在牧靈工作的各種困難，以及一些與民眾有關的難題上受苦。

## 閱讀並默想格後一 6—11

格後一 6—7 強調這個安慰是為使他人獲得的。

### 宗徒性的安慰

聖神在福音的忠僕身上所生的宗徒性的安慰，是如此重要，並不是為他自己。這些生活上的歡愉也不是我們所想像的來自痛苦的償報，而是一種為別人的宗徒性安慰。

「我們如果受磨難，那是為叫你們受安慰與得救；我們如果受安慰，那也是為叫你們受安慰」（格後一 6）。

保祿看到了在他身上的考驗所引起的痛苦，緊接下來的是他的工作觀點所產生的那

些光輝時刻。他的痛苦是為別人的，這並不是他牧靈工作中的一個意外，而是事情的組合元素；這種失敗不是單純的意外，而是教育的一部份，因為經由這些事，可以獲得有效力的天主之教育性的愛。

因此，為叫他人得到安慰。在格後一7，我唸到一些使我慚愧的句子：「我們對你們所懷有的希望是堅定不移的，因為我們知道；你們承擔了我們的痛苦，你們也要分享我們的安慰」。

想到某些時候，我因有些人的狹窄、缺乏生息和自我封閉，而厭煩與之會面。某些牧靈委員會的會議，由於與會者無法看清或根本看不到福音的訊息，而使人傷心。這都是難以忍受的挫折困難，到底我能做什麼呢？

把保祿的話拿來和我所受的試探作比較，我察覺我沒有能力說：「我們對你們所懷有的希望是堅定不移的；因為我們知道，你們承擔了我們的痛苦，你們也要分享我們的安慰」。這需要強大的信德來看清團體中的麻煩與困難——諸如障礙、分裂、偏見——以便從痛苦中得到釋放。當我面對一群向我訴說他們的勞累、他們的團體缺乏精神，以及種種挫敗的年輕人時，我該如何向他們說：「在任何情況下，我對你們所懷有的希望



是堅定不移的，因為我們知道，你們如何承擔了我們的痛苦，也將怎樣分享我們的安慰。」

我們若要設法幫助一個團體、一群年輕人，而用這種方式來讀經，就可以幫助我們向他們講這些話。

## 死亡的考驗

第八節和第九節可以用這個小題目：「死亡的考驗」：「弟兄們！因為我深願你們知道，我們在亞細亞所經歷的磨難；因為我們受到了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壓，甚至連活命的希望也沒有。」（格後一8）

保祿在他的力量上，揭示一裂隙，而這些在本書信的其他章節裡，卻表現得非常光彩、現代。

起先我就說過，保祿在這封書信裡，表達了他對神恩非常強烈的信德。在這裡卻承認他在亞細亞所受的考驗（可能是由於外來的迫害、憂苦，來自團體的挫折，或許是精

神上一時的挫敗)「我們遭受到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壓」。

有時，我們也會感覺到自己承受到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壓。無論如何，當我們對環境作確實的分析時，我們會發現情況可能更糟，而上主對我們仍是非常珍惜。

即使我們到了說「我們受到了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壓」地步時，我們將如保祿宗徒一樣，「甚至連活命的希望也沒有」：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停擺了、都完結了。「我們也認為我們必死無疑，但這是為叫我們不要倚靠自己，而只倚靠那使死人復活的天主」(格後一9)。我們看到，逾越奧蹟對保祿而言，並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天主使死人復活，祂也要帶我脫離這個沒有出口的死胡同。

我們應該在天主台前一再默想這些章節：上主啊！祢給我神恩的力量，到底有何旨意？

事實上，保祿的神恩是經由覆手禮進到我們身上。這個神恩不是我們所想的早已擁有並跟隨了一段路的那種神恩。而是使徒工作的神恩，絕對是經由有形之覆手的動作，將我們結合於那曾賦予保祿身上的恩寵。原來保祿的恩寵是經由宗徒覆手，而到達我們身上的。

## 人性的情誼

第十節和第十一節的主題是團體的分享。保祿說：「如果我克服了這個階段，我承認這是非常困難的事，還要感謝你們，感謝你們的祈禱；請你們繼續爲我祈禱，並爲我感謝天主。」

我要自問：我和我的團體有過這種信德的情誼嗎？我是否到了可以這樣說：請你們爲我祈禱，因爲我陷入非常困難的境況中？你們看我正陷入非常困難的境況，因你們的祈禱和你們的支持而得以解脫？

當我們獲得這種情誼時，團體會有很強烈的回應，並能發揮他們的牧靈理念。牧靈工作者有時被人視爲不能碰觸、不會挫敗、不可動搖，甚至有時被人批評爲不忠實和不適任。

在這種情況下，更富有人性：天主的僕人——被祝聖的牧靈工作者，有他自己的恩寵，同時卻具有個人的軟弱，所以需要團體的祈禱，需要感覺到當他和勞累奮鬥時，群

眾是與他聯結一氣的。

那麼，誰能找到適切的話，向牧靈工作者說呢？畢竟團體並不習慣或冒然製造醜聞的，爲什麼呢？我們難道不是受到主教、神父的安慰和擔待嗎？在民眾眼中，主教或司鐸的形象是從不躊躇、從不懷疑、從來沒有問題的，不但如此，而且還可以擔待他人，一旦有了難題，他就必須轉向天主。

當然，反面的形象，正是錯在表現弱點和要人可憐。無論如何，在這兩個錯誤的形象之間，仍能有機會，可以使團體參與司鐸的考驗，如此一來，司鐸也參與分享了團體的考驗。

閱讀保祿書信，我們會對他的開放感到驚奇。「祂由如此眾多的死亡危險中救援了我們，如今仍在施救，我們切望將來祂仍要救我們」（格後一10）。

或許我們已注意到了，如果這種死亡的情況只是肉體受磨難，那麼一切事就簡單多了，因爲受苦時，我們可以講出來，也能得到團體的同情。事實上，很多團體與他們的牧者和解，是當他生病或病危的時候。民眾改變了，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變得更富人性。

記得有一個例子使我很感動。菲里伯方濟斯基，巴度亞的主教身患重病，最近逝世

了。當教區的教友團體聽到了他的健康狀況，並知道他已要求在神父面前公開領受終傅聖事時，聖週四的敬禮中聚集了一大群民眾，這些群眾對主教健康衰弱的狀況以及在病苦中所受的折磨，感同身受。他們變得更人性而且更真實，他們不再批評他，也不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

這種事經常發生。當然，我們不想發生這種事，但這卻是保祿所談論的那種更爲人性、更爲真實的關係記號。現在，我們在天主台前，安靜地默想這一課題，並祈求：

「上主，我要如何回應保祿所經歷的考驗呢？我能說出和他一樣的話嗎？我會有和他同樣的感受嗎？我與這種態度差多遠呢？上主，

求祢恩賜我祢聖神的慰藉！」

# 2. 牧靈工作

——  
遭到誤解



「聖父，我們感謝祢，因為祢將我們聚集在祢聖子的愛內，在聖神的恩寵之中。我們為這一靜默的時刻、孤單和友誼感謝祢。求祢恩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如同接受恩寵般的接納這事。請助祐我們接受祢為我們每一個人在這一時刻所準備的事物，為使我們更深入認識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和祢及聖神永生永王。」

讓我們靜靜開始進入祈禱和友誼的氣氛裡，並以感恩的心來接受我們在這裡所得到的寧靜，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的休息。或許這次避靜一開始時，我們感到非常疲累，因為我們都已放鬆了精神上的緊張，但這也是一項恩寵，對我們的祈禱與默想可以有點幫助。

保祿的牧靈生活對我們的牧靈生活有什麼啓示呢？主顯節那天，我參加了聖伯多祿大殿，由巴斯卦雷瑪基主教和另外十二位主教共祭的祝聖典禮，我默想過了使徒的良知、我們神恩的良知和覆手禮的意義。在同樣的情況與氣氛中，我又重溫被祝聖為主教以來這九年的生活，又感覺到最初的恩寵，並一再反覆思考當年聖經所記載初期教會的情形。我和你們一樣，常默想牧靈生活的意義，正如我們現在藉著閱讀保祿書信所作的默想一

樣。

## 格後一 12—11

首先我們直接來唸銜接今天早上讀經的章節：

「我們引以為榮的，就是有我們的良心作證：我們處世是本著由天主而來的直爽與真誠，並不是本著本性的智慧，而是本著天主的恩寵；對於你們尤其如此，因為我們給你們所寫的，無非是你們所能朗誦、所能了解的。我盼望你們能完全了解我們，就如你們對我們已有幾分了解，好我們的主耶穌的日子，我們是你們的誇耀，而你們也是我們的誇耀。」

懷著這種信念，我原先有意到你們那裡去，為使你們獲得第二次的恩惠，並經過你們那裡到馬其頓，再由馬其頓回到你們那裡，然後由你們送我到猶太去。那麼，我懷著這種意思，難道是我行事輕浮嗎？



或者我定主意，是隨情感定的，以致在我內有「是」而又「非」嗎？天主是忠實的！我們對你們所說的話，並不是「是」而又「非」的，因為藉我們，即藉我和息爾瓦諾同弟茂德，在你們中所宣講的天主子耶穌基督，並不是「是」而又「非」的，在祂只有一個「是」，因為天主的一切恩許，在祂內都成了「是」，為此也藉著祂，我們才答應「阿門」，使光榮藉我們歸於天主。那堅固我們同你們在基督內的，並給我們傅油的，就是天主；祂在我們身上蓋了印，並在我們心裡賜下聖神作為抵押。我指著我的性命呼號天主作證：我沒有再到格林多去，是為了顧惜你們。這並不是說：在信仰方面我們願管制你們；而是說：我們願作你們喜樂的合作者，因為你們在信仰上已站穩了。

所以我拿定了主意，不再帶憂苦到你們那裡去，因為如果我使你們憂苦，那麼，除了那由我而受憂苦的人外，又有誰可使我歡樂呢？為此，我寫了那樣的信，正是為避免我來到的時候，那本該叫我喜樂的，反而叫我憂苦，因為我相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喜樂為你們眾人的

喜樂。我在萬般的痛心憂苦中，流著許多淚給你們寫了信，並不是為叫你們憂苦，而是為叫你們認清我對你們所有的愛，多麼單純。如果有人使人憂苦，他不是使我憂苦，而是使你們眾人，至少使一部份，免得我說得過火。這樣的人，受了你們大多數人的譴責，已足夠了；你們寬恕勸慰他，反倒更好，免得他一時為過度的憂苦所吞噬。為此，我勸告你們，對他再建起愛情來。其實，也正是為此我才寫了那信，為要考驗你們，看你們是否在一件事上都服從命令。你們寬恕誰什麼，我也寬恕，因為我所寬恕的——如果我曾寬恕過什麼——是為你們的緣故，當看基督的面而寬恕的，免得我們讓撒旦佔了便宜，因為我們不是不知道他的心聲」（格後一12—11）。

這些話的背後，有部份是我們可以重造的，但有些部份我們卻不懂而只能猜想。耶路撒冷聖經將這長篇的全部章節，連同第八章，以「回想往日的遭遇」作題目。似乎保祿和團體之間，曾發生一些過節，所以保祿又回過頭來追究。

對我們剛唸過的章節，我想用這個題目：「誤解的澄清」，這讓我們面對牧靈工作，也是司鐸的牧靈工作上常發生的課題。

## 正確的觀點

首先我們注意到的是：在牧靈工作上所遭遇的誤解。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牧靈工作並不是一項自顧自的個人生活。我們和別人是息息相關的，於是誤解就不可避免了。即使在最普通的人際關係、牧靈工作中，都會產生誤解。比如：在司鐸當中，本堂主任與助理之間、堂區的不同司鐸之間、司鐸和別人或一群人之間，都可能發生各種誤解。

記得有回在一次總鐸區會議的牧靈訪談時，當我正在講話，主教代表爲我倒了一杯水。不幸，杯子裡的水翻倒了，我好像對這個意外講了句解嘲的話。結果這句話被某些人誤會了，於是產生很大的誤解；我甚至收到一些充滿火藥味的信件，使我跌入五里雲霧中。可是事情就是如此：一句話，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就難免產生誤解。

有些誤解是由於我們的過錯，或許是因爲太忙，而沒有注意到我們的人際關係。那

麼，別人就會感覺被漠視。

相反的，有時這些誤解是由於那些反對我們的人的過錯；也有時，不是因為誰有任何過錯，只是單純的由於生活複雜性的關係。比如：訊息的傳遞不良、意外延遲導致不好的感受等等。堂區生活常遭這些誤解的電流所電擊，這些誤解又引起疏離、緊張和麻煩。

但這都是天意，保祿也曾經歷了這些，他教導了我們如何應付這些困難。

## 閱讀聖經章節

保祿如何回應這些誤解呢？

## 父性的流露

保祿宗徒的第一回應可見於格後一12—14，他說：「看，我是忠誠的。即使我曾經被人誤會過，即使在我們之間，確實有些誤解。看，我是真誠的，而我也不願、不能、不接受任何人對我的忠誠產生猜疑」。在這一點上，我們感覺到他和我們非常接近。

「我們引以為榮的，就是有我們的良心作證：我們處世是本著由天主而來的直爽與真誠」。我請求你們務必相信，我並沒有別的意向、壞的意向、或其他任何可以歸咎於我的意向。

我們會自問：到底有什麼事可歸咎於他的呢？或許我們會想到：傳說保祿是不真誠的人，他是在玩兩面遊戲；他有心性的正負兩面：有時世俗化、有時天主化；他誇耀自己是具有大原則的人，而事實上卻是個曖昧不清的雙面人；說的是一樣，想的又是另一樣。「我們給你們所寫的，無非是你們所能朗誦、所能了解的。」這不是真的。保祿寫的是一件事，想的卻是另一件事，即使這曾經是團體中的閒言閒語。

保祿宗徒帶著幾分勇氣、幾分率直以及悲傷的心情來表達他自己：「無論如何，我對你們所說的事，我希望你們終於能了解；我關心你們，而我和你們在一起，我是你們的光榮。」

他並沒有憂傷地從誹謗、嘲弄、諷刺和侮辱中抽身，雖然這些事都深深刺傷了他，但這些都是與他的宣講有關係。（你說我們應該獻身工作，而你所做的，卻是另個樣子，不是因著人性的軟弱，而是因為你是個兩面人，你是個不忠實的人。）

憂傷的心情是父性的流露；而事實上，保祿是感覺到透過這些痛苦的經驗，他也增加了他的父性。

我確信，而你們也是如此，並且你們將更是如此，要經過這些考驗，使你們的父性得以成長，我們經過痛苦而成爲父親，因爲父親和母親都是經過痛苦、忍耐和堅毅而成熟的。

因此，被誤解的考驗是必須的；即使在我們之間，在我們司鐸團體中，有時候，甚至是在主教與司鐸之間。有時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因爲主教人性的錯誤而引起的誤解，而這並不是任何人的責任，只是環境使然。

我們應該接受這種考驗，不能由於不被了解，或彼此不了解而屈服，進而陷於關閉自己的誘惑中。

我們要多利用這個時刻，作今天的默想。特別藉這個反省，體察到這些年來，在我

和別人之間、我和司鐸之間，我和我的上司之間、是否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誤解。我可以自問：上主要我做什麼？我該開始第一步，或是我該等候別人先走第一步呢？

再細心體會一下這些痛苦，就如今天早晨我所說的，我們都不想去面對問題，只是把它擱在一邊。如果我們能以愛心經營，相信這會使我們更加成長。

## 接受困難

格後一 15——24 章節講的是誤解的特殊原因。似乎保祿曾計劃要作某些探訪，後來並沒有實現：這引起了團體當中許多想法、話題、侮辱、中傷、爭吵的事端。我們好像難以相信這是一項在計劃中而沒有履行的單純旅行。可是民眾（我們本身也是民眾的一部份）卻會無中生有，我們可在堂區、總鐸區常見如此現象：小事化大、分黨分派，使人不得其門而入。很多事都是這樣發生，導致人人受苦。

因此，我們就能夠想像得到，保祿沒有履約的旅行是如何造成一連串的猜想、批評、不解、不同黨派間的爭吵、彼此的侮辱，甚至於加給保祿宗徒更大的侮辱。

最近，我看過一篇有趣的報導有關真福費拉里樞機主教的生平，我原先並不認識他。幾天前，我正要去特烈維里奧，開始作牧靈視察，這個視察後來是由主教代表完成。有人給了我一本書：費拉里樞機主教和特烈維里奧。這是一本講述我們的真福所處的那個時代，在特烈維里奧有一些公立樂隊，這些樂隊通常都參加一些公共的慶典活動。比如：九月二十日紀念征服羅馬的慶典。這種參與行動會遭到禁罰：凡參加那些有反宗教意識的公共集會的樂隊，不准再參加宗教性的慶典活動。由於這些樂隊是地方上僅有的樂隊，因此在百姓中就有很多的痛苦抱怨。

事情非常複雜，因為支持禁罰者，曾組成了一個新的天主教樂隊，專為在許可的慶典上服務。

那些可憐的公立樂隊的信友就說：「我們是受命於地方政府（市公所），我們並不是因為仇恨信仰，才去參加慶典活動的，只是單純地遵守我們的契約」。於是公立樂隊的代表就去找費拉里樞機主教，向他表明他們的好意和他們的基督徒意識，並且要求特赦，為能參加他們非常重視的宗教慶典。

樞機主教為了行好事，就給了特赦。卻從未料想到在特烈維里奧城中，激起一項反



對當時堂區神父的大風暴。有一天，費拉里樞機主教例行視察特烈維里奧城，民眾連同地方首長在火車站等候。火車抵達時，卻不見堂區主任神父。原來神父處身在控訴、批評和分裂的漩渦中，已抽身離去。

第二天，樞機主教爲了不辜負民眾的期望，照樣去探訪，但卻不是公開性的。過了一段時間，才知道堂區主任被那些樂隊激怒，逃到瑞士的艾恩席登。這一事件後來當然是和解了，因爲堂區主任司鐸也是個非常有聖德的人。由此可知，報導本身刊登一件莫須有的事，就足以在民眾中間掀起埋怨、誤解、罪的意識，甚至於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

爲此，保祿首先應該處理這些難題。

他是如何自處的呢？他用了兩種方式。

第一個方式是我們已講過多次的，就是他一再肯定自己的真誠：「我們原先有意到你們那裡去，而如果我們變更計劃，是因爲有更重要的原因。因此我請求你們要相信此事的背後並沒有什麼可供猜疑之事。」

他面對事實先作討論。保祿的第一個方式，是以謙沖、英勇的態度來解釋，可說相

當實際的。

第二個方式是保祿的方式，前所未料，按照他具體的解說，保祿宗徒將之提升到一個絕妙的基督學默想。這意外地給基督學開端最大的肯定：「藉著我和息耳瓦諾同第茂德在你們中間所宣講的天主子，耶穌基督，並不是「是」而又「非」的，在祂只有一個「是」，因為天主的一切恩許，在祂內都成了「是」。爲此，也藉著祂，我們才答應「阿門」，使光榮藉我們歸於天主」。這是禮儀性祈禱和「阿門」的最古老證明之一，非常美。然後，他在洗禮和聖神傅油，作了基本的肯定：「那堅固我們同你們在基督內的，並給我們傅油的，就是天主；祂在我們身上蓋了印，並在我們心裡賜下聖神作爲抵押。」

（格後一 19—22）

## 化成安慰

在此有兩件重要的事，我們須加以注意的。首先是身處於如同保祿宗徒當時所發生的這類事件中時，我們不要迷失方向。如果我們給仇恨有機可乘，我們因而常受「仇恨一

的黨羽挾制，而這些「仇恨」的黨羽會給爭端煽火，紛亂就更形嚴重了。

我們應該就事論事，根據事實，澄清事件，大事化小。我知道這很不容易，特別是當我們本身也捲入其中，而新聞媒體更有將杯水的小事掀成軒然大波的本領。

因此我們不能失去冷靜，要知道魔鬼將不斷地興風作浪，在我們和別人之間，製造不智、怨恨、痛苦。在這些情況下，第一個要求就是等待事情風平浪靜，不要驟下判斷。保祿停止一次牧靈視察——像費拉里樞機主教所做的一樣——保祿任由波濤洶湧，當風波平靜後，他才寫了這封書信解釋澄清。他的作法真不愧是絕妙的明智表樣，而且在牧靈工作，難以處理的人際關係上有一智慧的表現。

第二點是一切情況都應視作信德成長並加深的時機。誤解與抱怨是可稱讚的，凡是開口攻擊我們的事都可祝福的。這些都是加深信德的時機，所以都可讚美，一如保祿所做的。當他默想基督，他公平、正直的行為，常是天主的「是」，因為他默想天主在基督內對我們的承諾。保祿由那些對他的中傷，那些不能了解他的話的人身上，開始做這樣的默想。保祿當然會遭受很多的痛苦，因為他是非常敏感的人，而且這種事一定會傷害他的，因為他被人認為是個不守信諾的人。我們可以立即感覺到這項痛苦使他更清楚

地默觀耶穌的正直、一致和信實：「耶穌，只有祢是信實的，只有祢是主，祢的「是」是不變的、是永恆的；而我，從我所受的痛苦與侮辱的深淵中，我依賴祢，因為只有祢是唯一信實的、唯一真實的，只有祢從未失敗。」

我們可以想像保祿痛苦的祈禱正轉變成安慰。他開始從那些曾煩亂他的心和那些內在受到激盪的事物中脫出，而在默觀耶穌的行動中重獲新生。

如果大大小小的困難能帶領我們抵達信仰的幅度，相信這些困難都是可祝福的。

## 出路

聖經章節的第三階段，我們稱之為：淚的書信。保祿所經歷的一切，或許是想將突發事件解釋清楚；或許是想使信德更上層樓。這些都在這封書信中表達出來了，雖然我們並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我在萬般的痛心憂苦中，流著許多眼淚；給你們寫了信，並不是為叫你們憂苦，而是為叫人們認清我對你們所有的愛，是多麼豐裕。」（格後二4）

可見保祿爲了寫這封解釋的書信，曾經流過許多眼淚。但很難知道這封信到底是哪一封？有人認爲可能就是這封致格林多人後書。因此信上的過去式「我曾經給你寫過信」應該唸爲現在式：「我正寫信給你們」。或者是在這封信之前的一封信。當我們唸致格林多人後書的最後幾章，從第十章起，我會有這樣的概念：保祿繼續以另一種口吻，一種強而有力的口吻，或許這可能就是這封「淚的書信」，至少在文體方面是如此。當我們唸這些章節時，可以看出保祿宗徒在這封書信上表達了他受到了很大的痛苦。

我們從這封書信體會到他真的很努力表達他的痛苦，而不停留在自己的苦楚中，不自我封閉，只是慢慢消除困難。

我們應該經常忍耐地在適當時機尋找出路，要知道即使是一封「淚的書信」，也可以有許多好處。

有時，我收到教友和神父在痛苦中寫的信。他們不只是控訴或爭辯，而是向我吐露痛苦的原委。雖然會傷害到我，但也令我信服，至少我對他們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經常發現，一旦在民衆或團體之間，或是一個人和一個團體之間存在著誤解，如果他們的表達是謙沖、純正、忍苦、真實的方式，結果必能得到嶄新和深摯的友誼。可見，真實

的友誼通常都是由爭論或誤解而產生的，如果它並沒有任何隱藏和辯論，而能以忍耐尋找適當時機解決問題。那麼，會促使彼此之間更加認識，也更加相愛。

有時，甚至在神父之間或在神父與主教之間，有痛苦或緊張發生，但能在信德、忍耐、善意中生活，他們的心將是開放的。這種情形也常在家庭裡發生。可惜的是，某些家庭的溝通管道阻塞了，他們幾乎只是彼此忍受，沒有任何交談，以致於他們的關係只停留在外表的層面。但有些家庭，他們就設法找出誤解的癥結，而在適當的時機，用適當的言語——不傷害任何人，而是單純表達個人的痛苦，那麼，他們就可以和解，彼此也能真正了解。

我想人與人之間的了解，常常經過這種時快時慢的步驟。因此，上主也允許聖人之間發生誤解。我們知道在這一世紀中，最痛苦的誤解，就是教宗比約十世和費拉里樞機主教之間的誤會，這場誤會持續了很多年。可是天主卻使他們各自發展聖德的生命。

在這事上確是一件奧蹟。當我看到我那座由真福費拉里樞機主教所建的小聖堂，就記得樞機主教在房間裡，收到教宗比約十世不願接見他的消息後，立即去祈禱。傳記作家描述總主教開始時很苦惱，他顯得退縮，但隨即進入小聖堂，在那裡他祈禱很久。而

我相信這個誤解影響了樞機主教，也幫助他在聖德上更進一層。

保祿的這封書信確實帶領我們與教會生活的奧蹟接觸，也引導我們反省自己。因此，我們不會把誤解視為一件意外，好像這是不應該發生似的，而要把它看作是天主藉此邀請我們在平安中成聖的機會。

基本原則是：在人際關係中、在我對他人表達觀感時，不應用爭議性的字眼，而要以個人的感受。我曾經經驗一次很深的痛苦、困難，而無法輕易對我自己解釋這是如何發生的。這種確實表達自我的方法，雖然沒有直接對著別人，但卻非常有效，因為對方不會感覺到自己受到攻擊；或者爲了保護自己而說：「我之所以做這事是有理由，但我並不需要告訴你」。這就夠了；如此，他反而會覺得事關己地說：「我並沒有受到攻擊，但卻有人說話不明智，我可做什麼？」

這可能是一條出路，保祿在我們之前，找到了他自己，我們當然也能夠進入這樣的氣氛。

最後的策略：寬恕

我們最後的默想是格後二10—11兩節：

「你們寬恕任何一個人，我也寬恕。因為我所寬恕的——如果我曾

寬恕過什麼——是為你們的緣故，當著基督的面而寬恕的，免得我們讓

撒旦佔了我們的便宜；因為我們不是不知道他的心意。」

這是這一段最美的結束詞。在這裡，保祿特別強調最高的價值，就是新約中的寬恕。在我們表示我們的意見之後，不管是否解釋清楚，都會有最後的策略——無價的寬恕，這是我們天主教唯一、至高的標記。

因為按福音上的了解，寬恕在其他的其他地方找不到：寬恕是純粹的禮物、是絕對的無償，不要任何回報，是專屬基督和那些屬於祂的人的。這是一項向所有人類文明、傳說挑戰的美德，福音就是以寬恕而顯示本身是超越任何文化，成為每一種文化的判官，因為沒有一種文化，即使是較高尙的或更提升的文化能到達這個層次。或許這些文化可因秩序和諧而達到相當的程度，但為那些不受文化薰陶的人就無法做到。福音給了我們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寬恕，它為我們提供了判斷一切人類歷史的標準，而人類歷史是由冤冤相報的反覆性累積成的。



我們擁有寬恕能力的恩寵；就能說：現在我是在福音的恩寵中，正如安底約基的聖依納爵曾說過的：現在我開始成爲基督徒。

保祿曾捲入比較嚴重的一些意外處境，都由天主聖意安排了出路，這都是寬恕的力量，才顯得如此基督化、如此無代價、如此神聖性如同基督自由地寬恕一般。

「上主，請恩賜我們明智地閱讀這些話，並且在我們自己、我們的團體、我們每天的友誼關係上實踐；因為覆手禮的力量、牧靈工作的恩寵和神恩帶領我們宣示福音恩惠的真理；主耶穌基督，那是祢在祢內所賜給我們的恩惠。感謝祢，上主，因為祢願意在祢的聖神之內、在力量中更新我們。」

3.  
新約的職務  
|  
隨從聖神



## 前言

在短短一天的時間裡，是不容易進入讀經的靈修退省活動，因為退省要在一個能安靜傾聽，而不匆忙的環境裡。但無論如何，設法抛下一天的勞碌和煩惱，做一點讀經靈修活動，還是值得的。

爲此，讓我們準備好傾聽致格林多人後書的另一段章節，祈禱：「上主，求祢賜給我聆聽祢的聖言，恩賜我祢聖神的德能，藉著啓示的言語、保祿宗徒的經驗、惠然降臨的盟約真理，祢將自己顯示給我。童貞瑪利亞，妳因天使的宣報，而從日常生活昇華，置于天主偉大的行動前，求妳幫助我們獲得超脫、平安和寧靜的態度，使我們品嚐妳聖子聖言的美味。」

我讓你們再次聆聽致格林多人後書第一章，我們先前已默想過的章節，默想一下牧靈工作中痛苦與安慰的關係，而後再默想牧靈工作中的誤解。

我們繼續閱讀的聖經章節，是從致格林多人後書二12節開始，保祿敘述在他身上所

發生的事：「當我為宣講基督福音來到特洛阿時，雖然給我開了為主工作的大門，但因我沒有遇到我的弟兄弟鐸，我的心神得不到安寧，遂辭別他們到馬其頓去了」（格後二12—13）。在這裡，保祿原該繼續解釋在馬其頓所發生的事，他却因另一突發事件，而開始以長篇大論的獨白，反映他在牧靈上的榮耀。一直到格後七章5節，才又接前重述：「因為自從我們到了馬其頓，我們的肉身沒有得到一點安寧，反而處處遭難；外有爭鬥、內有恐懼。但那安慰謙卑人的天主，以弟鐸的來臨安慰了我們。」

在他的敘述中，保祿宗徒預期弟鐸將帶給他有關格林多的消息，並肯定他的牧靈工作是正當的。他開始這一段落的敘述是這樣的：「感謝天主時常使我們在基督內，參與凱旋的行列」（格後二14），結果則用了這些話：「我充滿了安慰，在我們的各種困難中，我格外充滿喜樂。」（格後七4）

## 閱讀格後二3—11

反覆思考整個聖經章節的同時，我找到了兩個銜接的環節，我想和你們一起來默想。

這些都是保祿所說的新約的牧靈。（格後三3—11，五18—20）

「保祿，你如此強烈地感到自信，這個成為新而永久盟約的僕人的自信，在考驗、孤獨以及牧靈痛苦的經驗中支持你。求你賜給我們這樣的自信，藉著天主聖父奧妙的計劃、藉著我們晉升鐸職，我們也同樣成為這一盟約的僕人，也同樣分享一部份你牧靈的自信。」這是我們在這次讀經中所祈求的恩寵。

保祿宗徒說道：

「明顯地，你們就是我們供職所寫的基督的書信：不是用墨水寫的，而是以生活的天主聖神；不是寫在石版上，而是在血肉的心版上。我們藉著基督在天主前才敢這樣自信，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憑自己能夠承擔什麼事，好似出於自己一般；而是說：我們所以夠資格，是出於天主，並且是祂使我們能夠做新約的僕役：這約並不是在於文字，

而是在於神；因為文字叫人死，神卻叫人活。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頭上而屬死的職務，尚且有過光榮——甚至以色列子民為了梅瑟面貌上易於消逝的光榮，不能注視他的面貌——那麼，屬神的職務，豈不更該有光榮嗎？如果先前定罪的職務有過光榮，那麼，成義的職務更該多麼充滿光榮！其實，那先前有過光榮的，因了這更超越的光榮，已算不得光榮了；因為如果那易於消逝的曾一度有過光榮，那麼，這常存的更該多麼有光榮！」（格後三3—11）

這裡作了舊約與新約特質的描述。一如以前的情況，當他提出大的綜合時，保祿是以對比的方式敘述，反襯出一一經歷過的事實。我們應認清這一綜合性的對比。

## 舊約的特質

這個盟約是「用墨水寫的」、「刻在石版上的」，是「致死的文字」的盟約；「死

亡的施與者」；「判罪的施與者」。這都是一些非常負面消極的特質。在其他章節，保祿肯定舊的盟約也曾經是光榮的盟約，有它積極的意義和目的。我們讀的這一章節，在與新的盟約對比之下，他強調了舊約的負面性。

「用墨水寫的」，是指這舊約的盟約是寫在書上的，是一種書契。

「刻在石版上的」——梅瑟的石版，也自有它有形法律的言語力量，是來自命令的；只是沒有賜下實踐的力量，因此它只具有外在說服的力量。

「致死的文字」，我們不應該過於消極地看待這一句。「致死的文字」是說有一命令要懲罰那些不遵守規定的人，一個具有懲罰性制裁的規定。一如所有人為的法律都具有制裁的特性。

接下來就是「死亡的施予者」，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將受到懲罰；如果你不完成法律的一些嚴格成份，你可能受到死亡的懲罰。事實上，梅瑟的法律是有死刑的，並且因這個致命的懲罰，而令人感到害怕。

「判罪的施與者」，是根據判罪的能力，來判決那些違反法律的人。

保祿說明了：基本上，舊的盟約不能改變人心；而人的法律不能要求人悔改，人的

法律也不能命令人以愛行動。人的法律包括教會法，要求我們有一特定的行動，而定下一些法則，因此它提供了一些外在的方法，來幫助我們遵守法律，但人卻無法改變內在。

因此，保祿宗徒的批判是對的，是一種單方面的。因為他認為舊約的法律結構，在其嚴厲的法律主義下，無法深入人心。舊約的這種人為法系統，正顯示保祿對於新約的「新」有很深的認知。

我們應該在這種認知上與他分享。

「保祿，請恩許我們分享這份使你在牧靈工作上認知的力量。」

## 新約的特質

這是以「生活的天主聖神」寫在「人的心版上」。不是文字的盟約，而是「賜與生命的聖神」的盟約；它是這麼光榮，致使舊約曾有過的光榮，在比較之下，失去它的光輝；它是永恆的。

「聖神的盟約」是說：它的力量不是來自外在的命令，而是來自天主直接的臨在；



聖神是天主使自己不需任何中介，就直接臨在於人心。新約的第一個特質，就是天主親自教導、感動、溫暖，並以熱誠和善意來充滿人心。

因此，我們現在就可知道它的第二個特質：「人的心版」。它奠基於自發性，不是表面的自發性，或情緒性的自發性，而是由天主在我們人心深處行動的自發性。這實在是一種新的法律體系，是「聖神的法律」。

「賜與生命的聖神」；是可以滋養人心，使人性成長的原動力。而外在的法律無法改變人的內在，最多只是使人擔心外在行為會受到懲罰，這個聖神的法律卻給人生命，並促使一個人成長、成熟。

「它是光榮的」，藉著這個字，我們可以瞭解到這個盟約帶給人光輝和深邃的喜樂。「它是永恆的」。盟約本身表示了天主的旨意，在天主與人之間，確立了一種如同永遠婚姻關係的行動；爲了實現這項永遠婚姻的關係，人類才能說：「祢是我的天主，我是屬於祢的，祢是我的」。

因此，這是一項盟約，是一項在人性與天主性之間結合的關係，使人歸屬於天主。這一盟約確立了人與天主間的認同，除了他們之間本性各異之外，在他們之中一切是共

有的；換句話說，受造物仍舊是受造物，而造物主仍是造物主，但其餘的一切都是共同的。因此，一旦實現這項認同，保祿才得以這樣說：「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二20）。實現這種天主化，正是每一宗教生活的理想。最近我到印度旅行，對整個印度文化所瀰漫的那種對神性的渴望，受到很大的衝擊。這個渴望產生了許多非常特殊的宗教形式以及許多非常有意義的禱文。我曾自問：「在那種維持上億人民的精神領域，並使之承受勞累、匱乏、極度辛苦的朝聖，完全只是爲了滿足喜樂的神性這種錯綜複雜的渴望，其中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我相信只要再回到原先盟約的主題，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因爲他們是渴望與盟約所保證的神性融和。有如天主的國，永遠的生命、永恆的筵席，經由天主聖神的臨在，就是天主在人心直接的臨在，就能使人轉變，而人人得以神化。

或許我們能夠了解保祿的肯定：舊約不過只是影子，而新約卻是完全的實體，是神學的圓滿，也是倫理的圓滿。所謂神學的圓滿是人性變爲天主性，而天主則成爲人。在基督內，這個盟約找到了物理的印證，人性與天主性各自分別存在，但卻結合在聖言的一體性上；而在基督內，我們與天主性共同分享其合一性，這是天主聖子人性的特質，

沒有混淆的關係，都是完全的合一。

新約是在基督內，天主聖神在我們內，從現在開始進入永生，進入天國。當耶穌講論天國時，是指著這件事，藉此，天主視人類為祂的產業，並以一種特殊和確定的能力來行動，使人類歸屬於祂。

## 聖經章節的默想

透過讀經，我們已試著了解保祿宗徒是如何看待和生活於新的盟約。我們自問：作為新而永久盟約的僕人，到底對我們有何意義？我們真的感受到自己歸屬於祂的僕人嗎？我們真是這樣生活的嗎？

## 舊約的僕人

我們嘗試以界定其義開始，根據保祿的綜合解釋原則，作為舊約或法律的僕人，到

底是什麼意義？

事實上，在默想反省這段讀經，我對自己說：我們確實是新約的僕人，可是我們也是部份屬於舊約的僕人。如果我們只把自己界定為與新約有關，撇開一切舊約不論，我們將陷入虛空，因為這是某種典型的神恩主義或極端主義的行為模式。

因此，最好的模式該當是聖多瑪斯的：「新約的法律主要是奠基於天主聖神內」，就是在這種生命的「新穎」裡。主要和次要方面，新約的法律也承認某些法律和司法的體系；重要的是它依附在聖神的「新穎」之下，於是這項「新穎」具有優越性和主要性。作為新約的僕人，特別要問自己：我們對聖神的首要性與對人性所必需的法律體系的工具性，是否有清楚的概念？

法律的誓約——正如我們已部份談論過了——是指一種生活方式和行使職務的方式，因為它的基礎特別是在誡命、訓諭、命令上；而後建立在倫理，如善行、習俗、品德、習慣上；這些風俗習慣都為法律體系所裁定的，由此孕育出具有生活態度與力量的文化。所有舊約的這種體系，在此呈現其人性和真理。

「誡命、訓諭、命令」：指的是應該做這個，而不該做那個；這樣做就好，如此另

一種方式做就不好。

「習俗、品行」：是指主日該參與彌撒，早晚應誦念禱文，要遵守教會法，遵守十誡。

「法律體系」以教會最爲明顯，在它的形式裡，包括了今天雖已顯溫和，但仍保留的處罰形式（絕罰、爲團體所拒絕、禁領聖事）。

「整體的文化」，只論及到達某種善行的基礎。

我們看到舊約這種體系在許多團體中仍進行。有段時間，它是流行的體系：主日去望彌撒，星期五守小齋，在規定的日子守大齋，每年一次妥辦告解和善領聖體；然後在日常的生活中，你仍有同樣的習性。這是一個我們不能忽視的重要力量。

對聖神法律而言，保祿認爲這只是次要的事。我有個想法，就是有時候我們想想自己，尤其我們都是神父、都是執行法律的僕人、都是風俗習慣的僕人，爲要保持這些事而終生持守。如果這仍是我們牧靈的首要職責，那麼顯然，我們就是文字的奴僕；保祿的話則衝激我們、質問我們。

當我們相信規條和規誡是最重要的事，我們就成爲舊約的僕人。比如：有時，我會

有一些誘惑，要我作個舊約的僕人，就是多表現法律的力量、習慣和威嚴，為能得到更多的服從。

作為舊約的僕人，意思就是相信真正的救恩存在於社會懲罰性的體系裡；也是說，只有用適當的法律體系才能逼迫人們行善。

## 聖神的僕人

讓我們設法來界定一下聖神的僕人及新約的僕人。

有人可能會這樣想，根據保祿某些言論，聖神賜的一般性神恩職務，是那種建立在火熱的言語、徵兆、奇蹟、治癒上。今天，在基督信仰中，有許多團體解釋聖神的職務為一可制服的言語力量，它可使人痛哭，透過某種奇蹟，引導人心產生熱忱。或者類似完全依靠神視、異語、啓示方面的職務。在這一切之中，是有某些真理存在，因為激發人進入內修，使他們的心因喜悅而戰慄，這原本就是聖神職務的典型。

無論如何，像這樣的解釋完全不夠，因為它將冒著聖神的職務，轉成幾乎是情緒主

義和感情主義的危險。

因此，如果它不是個單純的神恩性職務，那麼聖神的職務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說，它是具有聖寵效力的職務：它是以說服人心來宣講福音。梵二大公會議就是傾向這一潮流：沒有威嚇、沒有絕罰、沒有所謂的逐出教會之罰，而是內在的悅服。可是如此我們只以機械式的福音言語為基礎，我們就還沒有進入聖神職務的圓滿氛圍，因為經驗告訴我們，福音的話本身也有其失敗之處：種子落在地裡，但卻被踐踏了、被啄食了、被窒息了。

誰要是相信他能以福音言語的效力和牧靈者的方式來履行聖神的職務，那麼他就還沒有掌握完全的真理，而只是抓住其中的某些觀點而已。

那麼，聖神職務的真理到底是什麼？我不知道如何以言語來解釋它，因為一旦成為聖神的，就是表示是聖神的力量在我們內工作。保祿堅定不移地重複，他生活於這種職務，這種職務是光榮的，即使是在挫折、孤獨、痛苦中，仍能給他安全。他感受到這種職務，但他卻無法描述它。或許我們能從描寫聖神職務的少許幾點，以及少許有關這種職務的影響文字，得到些許幫助。

聖神的職務共有三個特質：

1、一種個人內在強而有力的自由意識。法律或是文字的職務是根據社會習俗；我們營造一些適當的條件，而使人們行善。聖神的職務卻是把使人成長的自由，放在第一位，人的內在自由受到尊重及愛護，就如天主所愛和所看重的。

2、聖神的職務強調內在性，就是說，每一個人皆為天主所召叫、所愛，並為祂所邀請，在一條愛和恩寵的道路上擴展他自己。因此，是一種教育性的職務（根據我在兩封關於教育牧函所闡明的意思）：藉著情感、了解、信服，根基於個人的內在性，而不是外在性的社會法律等條件。

3、這特別意謂著信德的職務：相信是天主在行動和救援，而我們是祂的合作者。聖保祿在這封書信中解釋得非常清楚，當他談到自己時稱自己為「是你們喜樂的合作者」（格後一24），當他談及天主時，他說：「我們是祂的合作者」（格後六1）。聖神的職務勸戒人們不要空得天主的恩寵，而要承認是天主在行動和救援，而非他自己。

當我們看過這些特質之後，我們不妨依據保祿的自我描述，來探討聖神職務的效果：

a、第一個的效果是安逸，這是一種沒有羈絆、沒有煩惱、不緊張、不混亂，但卻



是一種安逸的職務。因為這是我允許聖神親自在我內行動的職務，聖神也在其他人身上行動，而我幾乎是以自發的、自然的方式與祂合為一體。

b、這是一種喜樂的職務，它的基本特質就是喜樂。即使這個喜樂來自痛苦，也是因職務的經驗而受苦的。

c、度一個實質信靠天主行動的生活。這是一種不退縮、不抱怨、沒有憂愁、沒有災難、沒有悲觀的職務，且是一種面向希望而開放的職務。

正如你們所看到的，這是在談論一種稍微理想化的職務，是我們投奔的目標。我們感到自己要作為天主光榮的牧靈工作者，仍具有相當的距離，但我們仍要往前走，特別是因為天主的光榮首先要我們身上彰顯出來。這是一種需要我們不斷調整自己的職務。

## 一條道路

其實，在法律的職務與聖神的職務之間，並沒有什麼對立。當我們承認並確定聖神的優先地位，我們也應該承認法律的重要性。保祿所寫的書信第二教誨的整個部分，他

### 3. 新約的職務—隨從聖神

下命令、指示有些要求和威嚴。可是常在聖神職務的優先地位下：法律、命令都是我們應遵行的，因為這些都是天主在我們內工作所產生的奇妙轉變。我們都深受勸導要去順從，因為真理是救恩、是天主的國，這個國度是在我們當中運作的。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再閱讀耶穌所有的倫理訓誨，一定覺得是非常有趣，認為這些都是非常需要、非常嚴謹的，有時候祂的要求非常精確：不要抵抗惡人；給擱你耳光的人，另一邊面頰；如果有人要求你做一個，最好你做兩個；如果有人向你要內衣，你連外袍都給他；變賣你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這是倫理的要求，但卻為聖神的力量所支持，為天主國的動力所維護。天主將人心做為產業，使之盡其所能。

聖神的職務不要求任何事物，除非祂先給你行動的能力，並指出你行動的方法。

在比較上，我們的職務就顯得不完善，而且軟弱，仍舊受法條式的羈絆，而不是靠聖神的力量。這是我們必須走的教會的道路，是上主指示給人類的道路，而人類必須繼續沿著慢慢行走的道路。

我們跪在臨於聖體內的上主台前，在默觀中向祂祈求。

上主，在我牧靈和誠心委順的道路上，我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呢？

我是否感覺到聖神的職務在我內有優先的力量，它指引並給與那仍是我責任一部份的法律牧靈生命力？

我是否感覺到聖神的職務在教會內，在我們行動的方式上，具有優先的地位？

我們常是那以法律性「致死的文字」職務為優先的工作態度的奴隸，難道這不是真的嗎？

向上主提出這些詢問時，我們不應該喪志，如果發現我們離理想還很遠的話，喪志正表示我們又跌進法律職務的漩渦裡，並且認為我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行事。聖神的職務，正好相反，它是信靠天主聖神的力量，而這個力量正是轉變我們到達這個職務的光榮。

4.  
新約的職務  
—  
和好的職務



讓我們再讀一次保祿致格林多人後書的中間部分。著名的解經專家普拉特神父曾經說過：「保祿從未寫過任何比這封更令人感動、更熱情的書信。悲傷與喜悅、懼怕和希望、親切與侮辱，都以同樣的力量在悸動著。用較高的信仰原則來闡釋較為普通的事故，使得這封書信成爲修道人和神秘家取之不盡的寶藏。」

在默想這段保祿宗徒論及新約的職務第二部份的章節之前，不妨先利用空暇，閱讀第二章的結束部份，及第四章和第五章全部。

## 閱讀格後五 18 — 20

第五章是以默想的話作結束：

「這一切都是出於天主，祂曾藉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並將這和好的職務賜給了我們。這就是說：天主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且將和好的話放在我們的口中。所以我們

是代基督作大使了，好像是天主藉著我們來勸勉世人，我們如今代基

督請求你們：與天主和好罷！」（格後五 18 | 20）

就保祿之所述，我們新約的職務為一個和好的職務。當然不是指告解聖事的職務，而是指整個使徒的生命。

## 結構與內涵

這一章節包括一項普遍的聲明；而後是這項聲明的解釋以及由此而來的結果。

聲明是由一個最普遍的原則和這原則的兩個解釋所組成。這原則是：「這一切都來自天主」。整個的事實都顯示出基督中心論，一切都藉著基督，來自天主。

一切都來自天主是以兩種方式描述的：首先，「天主藉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第二，「並將這和好的職務賜給了我們」。因此天主的行動是兩面的：一是屬於基督的；另一個則是教會的。

這個聲明說明了：天主如何在基督內與我們和好？祂又是如何將和好的職務託付給我們？

祂寬恕我們，使我們與基督和好：「天主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19節）。這是一項寬恕的和好、仁慈的和好。在基督的死亡中，在祂為愛而死之中。天主無條件地接受了罪人。

保祿以這種方式描寫盟約的行動，他用一些新的引證加在第三章上面。一個和好的行動就是在於這項事實：就是人類已經悔悟、已經回頭、已將受自天主的榮耀，再歸還給天主；它是一種單向的，而且是無報酬的行動。

其次，這種基督性的和好行動卻表現在教會的型態裡，「祂賜給我們和好的職務」。這是一項藉著教會「職務」的行動。這種觀點受到特別的強調：「我們是代基督作大使了」（20節），我們是替代祂作和好的職務，替代那位在祂的血肉中使人類與天主和好者的職務。「好像是天主藉著我們來勸勉世人」。我們是由天主親自交在我們手中負有特殊使命的持有人。而這個使命總括在一句直接邀請和好的句子裡：「我們以基督的名請求你們：與天主和好罷！」某些譯文則為「與天主和好」，好像是說：天主已在祂自

己的部份做了一切事，爲要與你們和好，你們現在只要讓天主去完成祂的和好工程就可以了。

這是這段聖經章節的結構。在前面第三章裡，新約的職務看起來是積極性的、創造性的，如同聖神的職務、生命的職務、熱忱的職務及提升的職務一樣；現在看起來，似乎是在另一個觀點下：成爲修復的職務、貼補的職務以及和好的職務。

## 聖經章句的默想

因此我們設法了解一下，到底有什麼意義，那些是這訊息的主要路線？到底對我們有何意義？

我要藉著一些短短的主題來進行，因爲這些主題表達在教義的形式上，其內容非常豐富，章句令人激賞，保祿藉此表現了他的信服，因爲他就是一個和好的使者。

### 主要主題



第一個主題：新約是和好的盟約。天主不僅確立與人類永久婚約的內在關係，而且透過這種關係，天主與人類成爲一體，這樣就如同基督的人性與聖言成爲一體一樣？盟約也是再確定已破碎的關係。就是這個表現新約的特色，使我們了解它是以十字架奧蹟作爲中心，不是一種單純的由天主所推動的力量，而是一種再建立的力量；因爲它必須修復破碎的世界，它應該重建那些已被撕裂的誓盟、已被燒毀的盟約、已被破壞的關係。

和好的職務是困難的，因爲它是修復的職務。並不是指兩個純潔天真的青年男女奉父母之命成婚，彼此共融的結合；反而是指破碎的婚姻，彼此需要重建新關係；這就是爲什麼新約是如此困難的工作。

第二個主題：這個新的盟約，先假設人類有罪和歷史倫理敗壞，我們回憶一下耶穌悲觀的話語：「你們縱然不善，尙且知道把好东西給你們的兒女。」（路一一13），這句話就假設我們人類是不義的人，「哎！無信敗壞的世代，我同你們在一起要到幾時呢？我容忍你們要到幾時呢？」（瑪一七17）。耶穌假設在這世代裡，無論個人或團體，與天主的關係已破壞了。其中具有「社會關懷」通諭中所說的罪的結構。這個罪的結構損

壞了人類與天主的關係，人類成了自身野心、妒恨、自私、驕傲、倫理、宗教淪落的犧牲。這就是新約的起點，也正是爲什麼它是英勇的冒險。「又像壯士一樣欣然就道奔放。」（詠一九六），所謂冒險是指重建繼續敗壞的環境。

第三個主題：這個新的和好盟約是新的創造力：「所以，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物，舊的已成過去，看，都成了新的。」（格後五17）

創造物都是好的，但因它已墮落了，必須再被造。這新的盟約是一種重新修復人類自行破壞的精神，使之重回初始狀況。因此它是一項偉大的行動，不只提高人性，而且也是人類精神再造的真實行動。

第四個主題：我們了解到這個行動是來自基督爲愛而死的行動。人類的重生是一項非常大的變動，必須要有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正如保祿所寫的：「因爲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因我們曾如此斷定；既然一個人替眾人死了，那麼眾人就都死了；他替眾人死，是爲使活著的人不再爲自己生活，而是爲替他們死而復活了的那位生活。」（格後五14

— 15 —

新約是新的創造，是藉著被釘十字架者的復活以及經由我們結合於耶穌的死和復活作為起點的開端。因此新約的中心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祂顯示了天主永遠的愛和寬恕，藉著這個無止境的愛與寬恕，在祂的復活中重造一新的人性。

第五個主題：我們的職務是和好的職務，爲了修復軟弱與破碎的人性。爲此，它是非常不易的、沈重的、不斷受到勞累和喪志的誘惑。即使受洗之後，雖然我們有某些能力，去度一個新生命的恩寵生活，我們仍然停留在軟弱的狀態。我們背負著人類歷史上軟弱的重擔——肉身的限制。雖然我們已經由基督十字架上的正義和洗禮，我們被再造，但這需要一個長而緩慢的過程。

這個過程不僅僅是緩慢的，也是全部的，因爲它意謂著要與我們自己和好。這包括了我們所有一切、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健康、我們的失敗、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家庭、我們的社會。

和好的盟約使我們感到輕鬆，有如父親的兒女、有如我們在社會上的兄弟姐妹，猶

如受歡迎和被愛的人，因此他們感到自己幸福的被愛和受歡迎。

我受到去年退省的衝擊，在隆巴底的主教的靈修退省講道中，講道神師卡羅費拉里榮休的巴杜亞的主教。他自我介紹時向我們說：「我是誰？」他自我回答道：「我是一個感到被愛的人」。總而言之，所有夢想都是在反觀自己的生活，了解到自己是確確實實與自己、與自己的經驗，也與那深愛人的天主和好。

這就是和好的職務，為重建個人與團體的人性、軟弱和不穩定的人性而堅忍服務，使之成為和諧的、有能力的與天主建立良好關係，並深入了解絕對的奧蹟，甚至能忍受貧窮，在卑下的境地也能與冷酷、混亂的世界建立良好的關係。

按人的本性是能以愛接受自己與別人的，因為天主在人身上實現了婚姻的永恆關係，因此與天主的關係更增強我們的能力，使我們具有和諧的以及與環境整合的力量。這建立於天主與人性的盟約，涵蓋了我們弟兄姊妹之間、男人與女人之間、人類與宇宙萬物之間的一切。

我們的職務就是這新的盟約的職務，它是憑藉天主的能力服務，重建個人與團體的人性，如果缺少天主的寬恕、缺少祂的慈悲、缺少那賜與新生的天主聖神的恩惠，那麼，

所有的一切都將成爲虛幻的理想國。這要在聖神的恩寵內，這恩寵要更新人心，使人人有能力接受自己與其他的人，感受被愛，以關懷、友誼和團結來表達自己，並在新約中建立他們。

第六個主題：我們的職務本質上是一種激勵人的職務，如同保祿所說的：「我們藉基督的名請求你們，與天主和好罷！」。激勵並不是說一切都好，而是即使事情並不是那麼如意，但仍有一線希望、還有生命的和諧，仍有人性與天主性圓滿的滿足：與天主和好罷、與四週的人和好、與你們的工作、與你們的疾病、與你們的苦痛、與你們的精神衰竭、與所有你們所厭煩的一切和好罷！這樣你們就藉著與天主的和好而彼此和好。

第七個主題：我們的職務要以了解、憐憫、仁慈作根本。這是一種平安的職務——有一本B·赫林神父寫的有關告解聖事的書，書名叫做「平安Shalom」——意謂平安的職務，如欲深入了解人心、困苦、無知、抗拒，就要設法以愛憐、慈悲進入其中打開一條通道，使他們能邁出一小步——這個他們並不想解決問題的一小步，但能肯定一切

的一小步，將帶領你繼續往前走，這樣，你的生命將更爲開闊，而你也可往前邁一大步。

第八個主題：這一型態的職務也了解力量和嚴厲。它並不是所有純粹的樸實天真；事實上，當我們看到耶穌，因爲祂是這種職務的原始典型，祂有令人難以置信的了解能力，在必要時，祂也有充滿力量和嚴厲的舉止。保祿則結合了這一了解與嚴厲：「如今我對你們猶如對自己的孩子說：你們也敞開你們的心胸吧！（這個就是了解的聲調）。你們不要與不信的人共負一軛，因爲正義與不法之間，那能有什麼相通？或者光明之於黑暗，那能有什麼聯繫？基督之於貝里雅耳，那能有什麼和諧？或者，信者與不信者，那能有什麼關係？天主的殿與偶像，那能有什麼相合？」（格後六 13—16 a）。在這裡保祿強調完全是基於他的仁慈之心，說明盟約的法律是天主妒愛的法律，祂不允許敵對出現。那麼盟約的法律就是唯一天主愛的法律。這樣，我們就懂得耶穌的話：「把一塊磨石套在他的頸上，投入海中，比讓他引這些小孩子中的一個跌倒，爲他更好。」（路一七 2；谷九 42；瑪一八 6），「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吧！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參閱瑪七 23）

當我們真正負起責任，我們就生活在其中，因為這是盟約的職務。

還有：「所以，親愛的，我們既有這些恩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肉體和心靈上的一切玷污，以敬畏天主之情來成就聖德」（格後七1）。這是一項聖德的職務，不是法律的聖德，由上而下，以嚴厲、忿怒或悲慟的方式，而是透過愛與憐憫之心所成就的聖德。

## 特殊的時刻

和好的職務繼續透過我們的生活，特別是在兩種時刻。

第一種時刻是代禱的時刻。就是在聖體聖事、彌撒裡：我們擔任這個職務，當我們奉獻基督的體血，並舉揚體血時，這是一最高峰時刻，如果群眾了解這動作和這句話的特殊性，在這時刻裡，我們就是和好的使者：「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通常我們抱怨世界的罪過，抱怨每天報紙充滿罪惡、暴行和粗俗的事物，但只要我們說：「請看，除免世罪者！」我們就確定這個沈淪在罪惡中的世界將被拯救。在彌撒奉獻與代禱時，我們與整個聖教會一起祈禱，求上主救祂的神聖子民免於一切凶惡、

紛爭和敵對時，我們就是和好的使者。

第二種時刻是聖事性的和好。在這和好聖事中，天主以自由、創造性的行動來拯救個人。這是在服務者置身於困難中，經由匆忙，也可能充滿痛苦地行使他的職務的時刻。但其中仍具有相當大的價值，因為它是一種奇蹟式的，致使我們能為極大的罪過，求得天主的寬恕，並且有能力消除人性心理的障礙。

### 內在的自我和好

最後，和好的職務也關係我們自身，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和平，也就不能給人和平；如果我們沒有與自我和好，就不能與他人和好。和好的人並不意謂自己沒有任何需要他人寬恕的事，而是更需要別人的寬恕以及寬恕別人。當然，當我們不虧欠任何人時，就比較容易與他人和好。那時，我們就會有內在和好的經驗。這都需要有長的時間去處理，因為如果我們有債權或債務時，無論是對自己、對他人或對教會，就在我們每日的生活中，都會誘使我們繼續存有小小的敵對態度、壞脾氣、消極性的批判、動怒。平時不注意，就會慢慢長成毒瘤。要解決這些憤恨、不舒適、不滿意的毒瘤，只有讀經一途。在



我們每天的生活，不能缺乏讀經這項靈修工作。

因此，我們首先是和好職務的主體，而且我們也應該常常轉向聖母瑪利亞求助，因為她是和好的母親。

為作結論，我再回憶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講的話，當祂結束祂的職務時，祂將祂的母親聖母瑪利亞交付給聖若望宗徒，又將祂的愛徒聖若望託付給聖母瑪利亞。這就是已完成的和好標記，也是盟約的標記：你是我的人民，我是你的天主；妳是我的母親，而我是妳的兒子；這是妳的兒子，而這是你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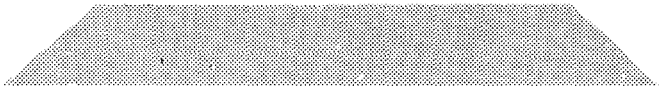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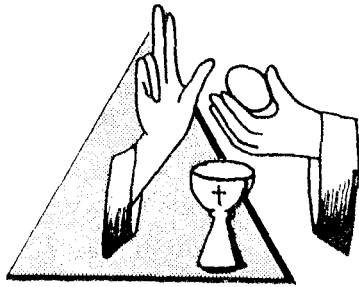
在聖若望宗徒與聖母瑪利亞之間的奇妙關係中，有一個盟約的綜合體：在聖母瑪利亞與若望之間相互託付的關係裡，有一種好像是先嚐的滋味，一種永恆的保證，即保證盟約的職務解除了我們當中所有的分裂和敵對情況。

我們應該對這項奧蹟再多思考一下，因為這是直接來自十字架上的；我們應該勸勉更多的年輕人，在他們十五歲到十八歲時，要立志度一個奉獻自己給聖母的生活，作為他們抉擇與基督結盟的一部份。在席肯姆的聚會上，我喜歡舉行奉獻於聖母的禮儀；教宗也曾做過多次，特別是最近幾年來，他常勸勉大家做。這是在我們牧靈工作中、在生

#### 4. 新約的職務—和好的職務

活孤獨中、在工作困苦中，經常幫助我們的一項奉獻，因為它是盟約奧秘的總和，它是「我們在基督內，而基督在我們內」的結果；因此也發展成「聖母瑪利亞在我們的生活內，而我們也在她的生活內」。因此，我勸你們默想這一職務的力量，一個和好盟約大道的簡單象徵以及婚姻式的結合，這些都放在我們心中，形成和平、悲憫、嚴肅和喜樂的道路。





5.  
我  
和  
我  
的  
工  
作  
夥  
伴



在這最後一次的聚會，我不想繼續致格林多人後書的讀經，而要提出一個問題。事實上，無論現在或以後，在解經和讀經時，我們都需要停止再做一般主題的反省。

我很想知道在我們所讀的經文裡，要怎樣探險呢？我們怎麼在保祿這段書信中，看到那麼多人際關係中有待克服的問題、誤解和困難？畢竟這些都是在團體內的合作問題，我曾想到一個題目，聽起來有點挑戰性，就是「我和我的工作夥伴」。

這個題目的背後，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題目。比如：我和我的要理講道員、我和我的青年會、我和我的合作者。這些都是合作問題中各種不同的角度。當我建議你們反省時，我就在反省我與我的合作者之間的關係。

默想：「我和我的工作夥伴」，這個題目，隨之而來的另一個類似的問題——針對堂區主任司鐸的，這個問題可稱為：「我和司鐸們」、「我的工作夥伴」等，這些在舉行禮儀時（主教和司鐸及其工作夥伴），都有同樣的聖事身分，賦有共同的使命。

當然，這與要理講道員以及年輕人的問題截然不同。然而我們有共通的聖洗聖事的身分，也同樣有共同的使命。

因此，我們有理由，而且是神學上的理由，要進入這個默想，在此我只想提出一些

初步的觀點。

我們要如何進行呢？

首先我們要從致格林多人後書提出一個問題：這封書信對這個題目，到底講了些什麼呢？

然後，我想迅速瀏覽一下，有些關於團體合作的問題。比如：個性問題、心理問題、共融問題、以及溝通的問題。

## 讀致格林多人後書

我很訝異的是保祿如何向我們敘述他的工作夥伴？又如何在他們當中運作？致格林多人後書非常個人化。一開始，保祿宗徒就這樣寫著：「因天主的旨意，做基督耶穌宗徒的保祿，和弟茂德兄弟，致書於格林多的天主教會」（格後一1）。他同弟茂德帶著這一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他談到他的難題和他內在的掙扎。

這個例子在這封書信的其他章節也出現過：「藉著我們，即藉著我和息耳瓦諾同弟

茂德，在你們中所宣講的天主耶穌基督」（格後一19）。再往前看，我們可以看到保祿擔心他的工作夥伴，以及這些人在他與團體之間的意義：「當我為宣講基督福音來到特洛阿時，雖然給我開了為主工作的大門，但因我沒有遇到我的弟兄弟鐸，我的心神得不到安寧。」（格後二12—13）

他親切的提及我的弟兄弟鐸，是回應弟鐸和其他的工作夥伴，表示更深的信任和摯愛而提及的：「因此，我們請求弟鐸，他既然開始了這慈善的事，也在你們中間予以完成」（格後八6）。還有：「感謝天主，把我對你們所有同樣的熱情，賜於弟鐸的心裡，因為他接受了我們的請求，而且因他更為關心，便自動起身往你們那裡去了」（格後八16—17）。除了弟鐸以外，還提到其他的工作夥伴：「同時，我也打發了一位弟兄和他同去，這人在宣講福音上所受的讚美，傳遍各教會。而且他也是各教會派定他在這恩惠上作我們的旅伴，我們經管這事是為主的光榮，並為表現我們的好心」（格後八18—19）。這位「弟兄」似乎是指路加。在第22節提及一位不認識的弟兄：「我們還打發了一位弟兄與他們同去，我們在許多事上，屢次證驗過他是熱情的；如今他因對你們大有信心，當然更加熱情了」。然後又提到弟鐸：「他是我的同伴，為你們，他也是我的助

手。論到我們的那兩位弟兄，他們都是教會的使者，是基督的光榮；因此你們要在眾教會前，向他們證實你們的愛情，和我們對你們所有的誇耀。」（格後八23—24）

因此，我們清楚看到宣講福音工作的夥伴間彼此的敬重、幫助和精誠團結，雖然這項福音的宣講工作是處在一薄弱又困難的情況中，而且包圍他們的可能又都是一些批判。

這個就是致格林多人後書的典型態度，這種態度是由週遭環境引起的，保祿這種不變的典型，也呈現在其他書信的許多章節裡。我們不妨想一想，致羅馬人的書信最後的問候：「我的助手弟茂德和我的同族路基約、雅松與索息帕特問候你們。我這執筆寫信的特蘭爵也在主內問候你們。」（羅一六21—22），「因天主的旨意，蒙召為耶穌基督宗徒的保祿和索斯特乃弟兄，致書給格林多的天主教會。」（格前一1）

我們看到這些合作關係都是非常緊密，這些工作夥伴彼此支持；在眾人面前，他們相互讚美、彼此鼓勵、使他們被人接受。沒有任何背後的批判、缺少敬重、或詆毀任何一位工作夥伴。

這正是在我們今天的教會內，有關合作的教訓，如同當時在初期教會所做的一樣。教會的生命來自於合作，特別是那些身負重責的人，尤其是司鐸彼此之間的合作；



因為司鐸在群眾中、工作上，互相支持，這才是理想的人際關係。

## 例子與問題

現在我們研究一下那些有問題的部份。問題有無數的多，我並不想欺哄任何人，因為我們所了解的個案多到混淆成一團，甚至無法清理出一項特殊的個案。因此這些例子都是抽象的。它們可單獨在不同的情況中運用，或混合運用。

### 不同的氣質

氣質的問題，更好說是不同的個性。我在此不想探討氣質的問題，而把重點放在與他人的關係上，特別是一對一的關係及個人與團體之間的關係（個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

這對不同氣質的兩者關係和各種類似這樣的關係都可適用：（可能是丈夫與妻子的

關係，或者是經理與同一階層或不同階層的工作夥伴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因個性而有的關係，比如A與B的關係、彼此之間的關係）。

簡單的說，人際關係共有三種類型：

### 和諧型

這是我們可立即了解的。兩人彼此之間很快就能相互了解，是非常少有的，通常也不能持久。婚姻通常是基於感性或希望，其中的和諧關係，是一方為他方所造成的，他們相互的了解幾乎不用言語；但後來經驗告訴我們，卻並不是如此。因此我們在人際關係上，不能信賴這種和諧，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樣；雖然它或許很美，如果真有其事，我們應該感謝。

在此，我們要問，這為教會和團體是否有好處，如果團體或教會只有這種和諧的人際關係，其中不會產生任何壓力；很可能還會在這漫長的道路上，減少家庭或教會團體的創造力。

和諧的人際關係，只是理想，卻很少有的；即使有，也很容易就斷裂了。畢竟這不

是使團體成長的唯一方法。

### 對立型

是因彼此不了解，無能力去看別人的價值所造成的。有時候團體所表現的氣氛是和諧的，特別是在家庭裡，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則發現他們是相互對立的，且繼續不斷的在誤解中進行。

這實在是件悲劇，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卻沒有能力相互尊重；因此，就任其本能，淪落到相互摧殘，彼此諉過，相互嘲弄的地步。

在教會合作的場合裡，也可能出現這種對立的情形。

### 互補型

這是第三種類型的人際關係。互補到底是什麼意思？它是指一個人有某些恩寵，而另一個則有其他的恩寵（一個是行動的，另一個則是默觀的；一個是實際的，另一個則是幻想的），因此，他們就相互補足。無論如何，互補在彼此關係中有更大的意義。他

們不只是自我補足，如同各自分離的個人，而且能相互敬重，這就是互相補足，而彼此敬重就是關鍵所在。

## 相互敬重

針對這點，我要問的是怎樣幫助我們學習彼此敬重？有很多簡單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達到相互敬重的關係，在此只提出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要求自己尊重別人。有時，我想拿張紙寫下別人所有的優點和價值，即使這個人正是你不滿意的人。

當我們冷靜地做這件事，我們不可能在別人身上，找不到任何可肯定的品質。

在我們寫下一連串值得肯定的品質後，我們可以自問：我要如何評價這些品質，要如何增進這些品質呢？這樣，我們就可以從自衛性的爭論脫出，而能對別人敬重了，這從被動的自衛、爭論、為自衛而攻擊的態度超越出來，培養出我能幫助別人，使他們有更好的評價這種主動的態度，這使我們更加卓越，這要從自覺卑微開始，才能進步到

尋求幫助別人的方法。可以說，這是一種幽默的轉變，消除了客觀性的對立；如此，使我們內心更加自由，進而改善我們與他人的關係。

——第二個方法是建設性的回饋，這樣積極的態度，使我們內在的束縛得以釋放。當我們面對他人時，不論我們內在的感受怎樣，絕不注視對方的過錯和匱乏，盡量作積極建設性的評價，以此提昇自我，而不相互指責。

## 保祿與巴爾納伯

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承認要解決這些問題都是相當困難的，並沒有什麼簡單易決的方法，通常我們也只有與之共存而已。甚至於聖經也告訴我們這樣。眾所皆知的聖經例子，即是保祿和巴爾納伯二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保祿、巴爾納伯和馬爾谷三人之間的關係。這是在初期教會團體中一件戲劇性的個案。它告訴我們，即使在聖人之中，顯然和諧與互補二類型中，也難有共同的想法。我們可以再想一想，保祿與巴爾納伯之間所存在的兩個或三個局面。第一個局面：當他們在和諧的時刻：「你們給我選拔巴爾納伯和

掃祿來，去行我叫他們要行的工作」（宗一三二），「色爾爵保祿總督邀請了巴爾納伯和掃祿來，想聽天主的聖道。」（宗一三七）。在此，我們看到他們有共同的召回，他們也都心甘情願地答應一起出發；巴爾納伯居首位，而非保祿。他們彼此的了解與合作是很明顯的，但很快就產生問題了，這個問題也很快就看出已經很嚴重了。問題就出在馬爾谷身上。

第二個局面，是從和諧轉向對立：「現在保祿和他一起的人，從帕佛乘船來到旁非里雅的培爾革；若望卻離開他們，回了耶路撒冷。他們由培爾革經過各處，到了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宗一三十三—三十四）。

看起來似乎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然而在幾章之後，就發現在他們兩人之間，出現不了小的問題。

對立是因為若望·馬爾谷的離開而引爆的。「過了些日子，保祿向巴爾納伯說：『我們要回去，視察我們曾講過主道的各城，看看弟兄怎麼樣了。』巴爾納伯願意也帶號稱馬爾谷的若望同去，但保祿認為不應帶他去，因為他從旁非里雅離開他們，沒有同他們一起去工作。二人於是起了爭執，以致彼此分離。巴爾納伯遂帶馬爾谷，乘船往塞浦路

斯去了。保祿卻揀選了息拉，蒙弟兄們將他託於主的恩寵以後，也起身走了」（宗一五36—40）。有趣的是巴爾納伯要去的塞浦路斯，那裡正是他和保祿，在馬爾谷離開之前，度過一段密切合作的時期，而保祿則繼續他的福音傳播使命去了。

這段保祿生命的小插曲，值得我們的反省：它顯示出在世界上，即使是最好的想法，我們仍然不能避免其中的爭論不合。這兩人之間的不合很嚴重，爭吵也相當暴力。誰有理呢？或許是巴爾納伯。

第三個局面在致弟茂德後書裡，保祿寫著：「只有路加和我在一起。你要帶著馬爾谷同你一起來，因為他在職務上為我是有用的。」（弟後四11）。可見，馬爾谷曾被認為是無用的，如今卻成了有用的。時間已治療了他們的分裂。

我的解釋是有根據的，即使有某些不同的意見，我也是認為如此。有人以為致弟茂德後書，不是保祿直接寫的書信，其中可能只有某些保祿宗徒書信的片斷。但重要的是：基督徒團體已感到有需要結束這段不幸的事，而使保祿與馬爾谷重修舊好。

一方面，我們不能避免所有的誤解；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常保信心，因為可能發生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我們不妨想一想那些結了婚的人：有時候看起來，他們好像問題重

重，或許幾年之後，我們發現他們彼此間攻擊性減退了，他們又重歸和好了。

我們雖然不太容易控制我們所有晦暗的直覺和一些負面的感受，我們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謙沖，以接受我們的有限性。我們要常向天主懺悔我們的罪，並期待天國的來臨，因為在那裡再也沒有陰影、沒有哭泣，也沒有分裂。只要我們仍在世界上，任何破裂的因素都可能埋伏其中。

## 表達敬重

彼此敬重的問題，我認為比較是屬於心理方面的問題。在此，且以一個基本的反省來開始：相互敬重與不敬重都是我們每一天的人際關係最重要的因素，因為我們即使不從言語表現，他們也會從我們的身上慢慢發現，類似這樣的表達，幾乎每個人都可直接意識到，我們也相信可以意識到，在每天的人際關係中，彼此間有沒有相互敬重。

所謂「敬人者，人恆敬之」，反之亦然，如此就會產生正面或負面、積極或消極的相互關係。



那麼，面對如此對立的關係時，我們要如何介入。我們不能命令別人來敬重我們，但我們卻能表達對他們的敬重，而使他們能以愛還愛、以心體心。我很喜歡拿聖經上匝凱的例子來說明，當他受到敬重時，他內心產生的力量真是無以倫比的。匝凱曾經認為每個人都輕視他，當他看到耶穌抬頭看他，並說：「匝凱，你快下來，因為我今天必須住在你家中」，他內心起了很大的變化。「他便趕快下來，喜悅地款留耶穌：……並對主說：『主啊，祢看，我把我的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如果我欺騙過誰，我就以四倍賠償。』」（路一九5—8）

匝凱這個人改變了，因為他原先以為不會敬重他的耶穌，卻不認為他是個罪人和被摒棄的人，反而對他表示敬重。

在合作的人際關係中，敬重是最重要的，即使有些時候很難表達出來，因為有第三種情況，正是我現在想簡短描述的問題。

## 表達共融

共融的問題。共融是一句大話，它立即喚起一件大事，而我們經常興高采烈地說這句話：「我們要共融，我們在共融中，我們尋求共融。」

可是我們應該知道，共融如果沒有具體接觸的經驗，仍然只是抽象的空談。有時候，某些人對共融的渴望很大、很真誠，但卻不表達。對別人的敬重也是如此，如果不表達，便流為抽象，別人領受不到，而缺乏實際的表達，共融則停留在空洞的期待中，沒有接受的對象。

記得我有一位同事依納爵德拉波特里神父，是若望福音的權威學者，他曾用法語講過一句話：「不要講，儘管走」。可是當他重複談及共融的問題時，他說：「不要講，儘管走，可是如果你說了，將會更好！」

有時候，我們以為別人會知道的、他應該知道、他應該會直覺察到的。

可是，如果你講了，會更好。我們通常都沒有溝通，因為我們認為別人應該看到、應該知道；將會看到、將會知道。這種可怕的抑制力，阻撓我們把事情說出來，於是，就難免生出誤會、懼怕、批評、攻訐，想對方是故意刁難、不肯贊同等等。我們通常都在這裡失敗，我也經常失敗，經常指責自己，並且自我省察。也許有時候是因為疲累、

或緊張，而阻撓了我們想要說明的那些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

## 溝通不充分的危險

溝通不充分是很危險的事，因為它們會造成每天生活的問題。在此，我先提出某些我在下一封牧函要談到的事。

首先是圓滑的溝通，這在人與人之間是很難的。從孩提的直覺，是以整個身體來溝通看，或許我們會認為這是件簡單的事。但是在上一屆有關無信仰者的講座上，發展心理學專家富爾維歐史卡巴洛教授，曾勾劃出一張非常有趣的嬰孩溝通發展的圖像。他說，小孩子都是用整個身體來溝通的，當他感覺到他媽媽回家時，他就蹦蹦、叫喊，整個毛細孔都躍出喜悅來，然後就是學習口語的溝通，這時小孩子溝通就變得越來越特殊了，一直到十四歲時，全心放在電視上，當媽媽進到家門，他連招呼都不打。因此，溝通不但變得更特殊化，而且也減少了。成年的階段常是這樣：溝通少得可憐，他們情願省掉許多溝通，認為只要少許形式就夠了。

在此，我想說明幾種失敗的溝通、不充分的溝通、過度的溝通和適當的溝通。

所謂失敗的溝通就是指已完成的溝通形式：自以為已經溝通了。比如有人在傳教協進會裡，所聽到的，都是他所不知道的；或是所聽的道理，他以為都是做了決定的，其實他所以為的從未有人提出來作溝通過。

這種所謂自以為已完成的溝通，常發生在家庭裡，比如兒子對茫然不知的父親說：「我明天要結婚了，你知道的」。這主要是因為彼此害怕溝通，而想保守秘密，以致於產生無能的直覺性溝通。

不充分的溝通形式有很多種。比如有人說：「該他問的，如果他問我，我就告訴他；如果不問我，表示他不感興趣」。另一種是有人在剛開始時就把事情巧妙地說明一次（我可是已經說過了！）。就一方面來說，事情是已經講過了，但實際上，對方卻從來就沒有作過任何溝通的反省。我們通常都在這一點上失敗，因為生活是很複雜、困難的，有成千的問題，大家都寧願推諉，將事情拋到九霄雲外，而後卻說，這些都是已經講過的，大家都應該早就知道了。

另一種不充分的溝通形式，就是任何事情都記在小紙條裡，交給對方。當人回到自

己房間，看到一張小紙條，誰會知道這是什麼事情，而且每次都引發一場驚奇。

並不是說紙條沒有用，但溝通的形式並不只有一種，某些時候，寫下來是更好的方式。不過，還有一種更適當的溝通方法。溝通不充分，是因為錯在溝通方法上，太過於固執己見。

適當的溝通是那種在其中，每件事都有它適當的溝通方法。當然，這也是很難做到的；很多次，我們也失敗了，因此，我們應該準備好，要寬恕別人的錯誤。如果我們經常要求別人在溝通的工具、方法和時間上是完美的，那真是一大不幸。

我們常在別人身上發現錯誤，這些錯誤可能是一件事情沒有講過，也可能是事情沒有講清楚，更可能是講話的時間不對。如果我們想挑錯誤，我們常可以找到。

我們對失敗的自知之明，能幫助我們更仁慈、更耐心、更有能力搭起談話的線，這些都是適當的溝通態度。

適當的溝通另一個特質是，在對方的需要上作更多一點的溝通。因為溝通是灌注式的、重複式的、不能有僵硬。我們要盡量善用經驗，努力達成一種溝通的方式。或許需要我們終此一生全力以赴，儘管我們仍會有錯誤發生。

## 改善溝通的方法

那些導致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的不充分溝通，到底有什麼補救之道呢？

從每一天經驗中，我提出三個有用的補救方法，可以在教會中稍微改進一些溝通的管道，特別是在合作的雙方關係上。

☆第一個補救方法是處理人事時要有一點幽默。如果有人過分要求自己或別人，就會破壞溝通的關係。學會自我解嘲，對減輕環境和人事上的困難是件重要的事，因為那會幫助我們以耐心重振彼此的關係。我們不應該過於看重自我，或如同格言說的：「除我以外沒有他物」，以為我應該什麼都懂，要是我不懂，就是一種冒犯、一種侮辱，這種自視過高的態度有害於溝通。我們必須接受自己在與人溝通時，難免會感到的無知。

☆第二種補救的方法是以適當的態度，說明失敗的真正原因，然後以建設性的態度，多加注意。

這需要直覺、善意、智力。如果我發現到某人沒有給我傳達重要的事物，儘管事態嚴重，這時我可能會採取兩種態度：一是我會指責對方：「你不在乎我，因為你沒有把這件事通知我，你排除我」。一是，我用溫和的態度說：「我很高興，你已告訴了我那麼多，我知道你找不到機會來告訴我這事，是由於沒有時間，可是現在我已知道了，我很高興並願意與你合作。」

第二種以正面的方式，講出一些感受和事實經過，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態度，雖然在傳遞訊息上，可能有些漏洞，但彼此的關係已經修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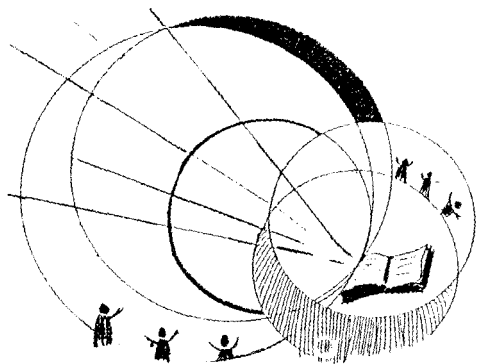
☆第三個補救方法是保祿在致羅馬人書信中一句重要的話，他談到復仇和藉著懲罰而重建正義之事：「對人不可以惡報惡，對眾人要勉勵行善；如若可能，應盡力與眾人和睦相處。」（羅一二17—18），其中有福音的智慧。「如若可能」，「你們應盡全力」：保祿知道要與眾人和睦相處，並不完全在於自己。他繼續說：「諸位親愛的，你

們不可爲自己復仇，但應給天主的忿怒留有餘地，因爲經上記載：『上主說：復仇是我的事，我必報復。』所以：『如果你的仇人餓了，你要給他飯吃；渴了，應該給他水喝，因爲你這樣作，是將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爲惡所勝，反應以善勝惡。」（羅一  
二一九—二二一）

這是每一種溝通與合作關係的基本原則，一個高貴的福音原則，具有改變個人與團體的能力。這是使我們在正面適當的情況下待人處事的原則，我們要勉力朝此方向，掌握原則，生活在福音的圓滿中。

我祈求上主，使你們常以深度的喜悅、深度的平靜善度你們的牧靈生活，因爲在這種方式上，我們才能走更平穩長遠的路。我感謝你們，對你們所做的一切，我爲下一個四旬期祝福你們，爲復活節做好的準備。





# 6. 教會的 善牧



你們要我談一些題目，例如：

1. 主教如何度福音勸諭的生活，以及祈禱生活——默想今日聖職人員的生活片斷。
2. 主教從所見證的和整年在神父生活中所看到的事物，作默想與建議。
3. 神父和他在牧靈生活中不同的關係；和其他的神父，男女教友之間——財富、困難的可能性。

這些都不是簡單的課題，我想從第一個而後在第二和第三個主題上繼續提出一些思想。

## 主教和祈禱生活

因為我不能省察所有的福音勸諭，只好以祈禱生活開始談反省。第一反省是我的祈禱：我們的祈禱，通常都是超越我們自己，而我們都無法把這些經驗好好地編寫下來，我們也從沒有好好界定，到底我們是在怎樣的狀況中？為這個緣故，要我講祈禱，就感到非常痛苦：我發現我是在祈禱之中，但卻不能用適當的言詞來描述它。

## 支離破碎的生活

因此，要想說明我自己的祈禱也只能是暫時性的、不穩定的、脆弱的、不確定的。既然這樣，我願接受這個事實，就是今天聖職人員的生活是支離破碎的、零散的。例如：來到你們這裡作片刻收心反省，我就感到我先前所作的，和這次收斂心神間的距離。這種支離破碎的生活是每個聖職人員的典型現象。他捲入職責中，不能完全掌握，陷入那些不在他手上的計劃中，他經常感到自己是被牽過來、牽過去的人。

每當閱讀大教宗聖國瑞（額我略）一世的傳記，我就有一很深的印象：「當我在隱修院時，能控制我的口舌，不說無用的話，使我的心靈幾乎不斷地專注祈禱。」（額我略教宗在隱修院時，已到達非常高深的祈禱境界，然而，我不敢說出我自己的祈禱狀況，或許你們對自己先前在修道院裡的祈禱，也是不足以提起吧！額我略教宗的祈禱已涵蓋在所有的事物中了）。他繼續說：「可是自從我背負了牧靈之職的重擔後，我的心靈就再也不能常常收斂了，因為有許多事使我操心」。然後他解釋哪些事如何把他的生活扯

得支離破碎：「事實上，我為職責所迫，有時要處理教會的事，有時要處理隱修院的事，又多次對某些個人的生活和行為，要加以審斷；有時我還必須負責處理一些公事；有時對野蠻人的入侵，不得不憂慮，又害怕惡狼危及天主所託給我的羊群。」

我們也有我們的野蠻人和我們的惡狼，我們有的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所有這些事物都會撕裂我們，並以出人意外訝異和憂愁來侵襲我們。「現在我又必須為物質操心，為使那些受修院規則結束的人不致缺乏援助；有時，我應得安心忍受搶劫」；（面對特別困難的情況，必須忍受！）「有時候，我該反對他們，以確保愛德。我的心靈常思慮如此繁重的事務，以致於分散、割裂」（為教宗額我略一世來說，這並不是一件小事，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神秘家）。「當我的心靈常思慮如此繁重的事務，而分散、割裂時，我如何才能收心，以便全心宣講，而不放棄宣講的天職呢？然而由於我的身分地位，我必須多次與世俗人交往，有時難免在管制口舌上有些鬆懈。……我本人也是軟弱的，逐漸加入他們的閒話：開始說那些我先前所不甘願聽的話。」（摘自厄則克耳先知書釋義，參照日課經九月三日，聖大教宗額我略一世紀念日的讀經二）。

## 天主領導我們

如果事情就是如此，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我想事情總有主動與被動；積極和消極兩面觀點。我覺得這很難用言詞適當地說明清楚，因此，我只願根據我的限度，儘量加以敘述。

在消極面方面，我意會到天主在任何事情上，都會引導我們；天主聖神降臨，與我們的軟弱交會。隨著我們的牧靈年數，不僅增加許許多多的人際關係，也增加了無數的問題，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我們竟發現到藉著天主聖神的恩惠，愈來愈容易將我們的心神結合起來。

或許這就是我們聖召的恩寵：天主在祂的愛中，使我們有能力應付；在那些由我們牧靈工作所產生的種種複雜問題上，給了我們足夠的恩寵，以保持我們微小的統一與堅定。

因此，我想解決的方法首先是消極方面的：我們有意識，甚至有時閉上眼睛，全然信賴我們的主賜給我們，在聖召生活上的恩寵。雖然所有的現象好像都是反面的，但天主聖神卻引導我們走向統一。因此，我全然信賴並且樂觀，不需要立即見效，但要有一整體性的。我相信上主絕不讓我們不帶著與聖神結合，內在統一的祈禱食糧而上路，即使我們看不到這是如何形成的。「聖神扶助我們的軟弱，親自以無可言喻的嘆息代我們轉求」（羅八26）。我請教過專家杜邦神父有關聖保祿這一段話的意義，他回答我，他要沈思默想一下。過了一段時間，他寫信給我，並指導我作了一些非常美的默想題材，而我一直在想，這些話正是天主的奧秘，邀請我們深入去探尋。

## 在岩壁上

主動積極的角度，是我要用對我而言是特別可愛的圖像來描述它。這張圖像是一個人攀在岩壁上，正要往頂上去，顯得既困難又有希望；在我們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即使在我們那支離破碎的生活中，要維持某種程度的祈禱使之統一，也是既困難又有希望。

如果你們從遠處看這一片岩壁，你們會有一種感覺，不想去攀爬——自恃：「不，它太陡峭了，我絕不可能爬上去的。」

如果我們從遠處來探討牧靈工作所要忍受的事物，比如職責之多、焦慮之重，那些不斷破壞我們計劃、出人意料的種種困擾要求，我們的結論也必定是我們再也不幹這一行了。

但如果你靠近岩壁，你立刻知道在那裡有可攀附的岩石，一個人站在那裡，只要有一點勇氣，就可以開始攀登上去了。攀登得步步為營，處處小心；在我們那支離破碎的生活中祈禱也是如此，每一步都需小心，除非你願意，才可能上前一步；如果不小心，就會發生意外。

老實說，在一個支離破碎的牧靈生活裡，若沒有日夜醒寤而又嚴謹的祈禱生活是不可能的：「你們醒寤祈禱罷！免陷於誘惑。」（瑪二六41a）

岩壁上的圖像的第三個要件，是要我們提供一些更實際的建議。當你在岩壁上，你至少應該有四個安全支撐點的三個，因為你可用一個來攀登（或用手或用腳），而用另外兩個來支持。如果你有三個安全的支撐點，而失落了一個，至少你還有兩個。但如果



你只有兩個安全的支撐點，你就不能冒險爬任何一步了。

因此，你需要三個安全的支撐點，至於第四個則可能變化無常。

## 四個支撐點

這個岩壁的比喻是用來說明我們的講題，第一個支撐點是為牧靈者所安排的有節奏性的祈禱（定時的公共祈禱）。這個支撐點能救我們，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給民眾舉行禮儀、舉行大禮彌撒、或個人的日課頌禱或團體公唸日課，這對我都是非常有助的。

這是一個幫助我們做很多事的支撐點，統一了我們的祈禱生活，即使其本身並不完美，但我們仍感激地接受它。事實上，我們可能只是以職務性的精神來達成任務：當我們舉行彌撒時，我們會觀看一下四周，看看聖詠團、讀經員或禮儀解說指導員進行得如何，而到最後，我們自己卻只剩下外在的禮儀行為而已。

因此，我們必須非常小心善用這項恩寵。我們必須使那些在我們牧靈工作上所安排的祈禱，成為有意義的，我們也要以平安的心情度這樣的祈禱生活。那些在堂區工作的

神父（大學教師或其他場合的工作者）更要意識到「公共祈禱」的不可缺。因此，我再重複一次，為牧靈者所安排的節奏性祈禱（定時的公共祈禱）是天主的聖寵，特別是為那些有成千的小事要做的人；不重視這一點，很可能就成了一個不能定時祈禱的人。

第二個支撐點是建立在規律性的神修閱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規律性的靈修閱讀，這對我們非常有幫助，而且能夠一再重複。事實上，我不說我們應該每一天都能成功地完成一項冗長的靈修閱讀（看聖書），但如果怠慢疏忽，就不對了。這不僅可減輕我們祈禱的枯燥或疲憊或困乏，而且可給我們充電。隨著時間，我成立一間小小的圖書室，因為我喜歡閱讀一些新書；可是，那些新書，有時並不是靈修性的食糧，我就換到別的時間來閱讀。在小圖書室裡，我放了一些能夠使我振作的書，以及幫助我作祈禱的書。我很容易向這些書求助，也許只是快速閱讀十分鐘或半個鐘頭，就這樣，我就可進入靈修調和的精神富足中，這項富足曾因每天的苦差事而失落了，致使我的心靈變得既枯燥又有點僵硬。

第三個支撐點是建立在規律且不斷默想彌撒中的讀經。直到今天，我仍經常依照這種方式來生活，我發現非常有用。可能再過幾年，我將從事另一禮儀。無論如何，那些平日和節日的讀經集，所提供的連續性讀經，都是我們不可忽視的指導手冊。這是件重要的事，每天晚上，我先閱讀第二天的讀經，並花一些時間，默想這些章節。第二天清晨，儘快地重讀這些聖經章句，有時一整天，儘可能重複閱讀，並以它作祈禱。

這種方式，不會花費我們太多時間，卻能以永不間斷的節奏貫穿我們的祈禱，使我們的祈禱具有一體性。

在短促的時間被召喚與主結合爲一體，是我們每日一連串默想的效果。

在一週的開始，我們可以很快把一週內每日福音讀經連續看過一遍。這樣，就比較容易找到時間來做靈修讀經，將整週和每天所提供的一篇讀經架構作一個調整，以便進行爲我們所需的當天聖經章節。

這個工作需花很多時間，我們也可以在那些較爲困難，且時間都被排好的日子裡做這種讀經的安排，但決不可不做靈修讀經。

第四個支撐點是可變的，如同我在那張岩壁上的圖像所說的，它是建立在退省日和年避靜。完全靠自己是不夠的，雖然可給我們再充電，之後又會完全失掉的。但無論如何，如果缺少這個支撐點，其他三個也會因缺少這一份衝力而全然消失。

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能使我們靠著另外三個支撐點，而把下步路走得更好的支撐力。

在個人方面，我可以從退省或避靜靈修中，找到很豐盛的靈修滋養。比如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四的祈禱團聚，或是在主教座堂每星期晚上的退省神功。

我告訴你們這些重點都很簡單，而我相信你們的經驗一定比我的更豐富。從另一方面來看，在我這樣忙碌的生活裡，我所列舉的這些支撐點都是可見而主動的，不可忽視。因為在某段時間會遇到堆積如山的事情，或我們的健康不太調適，致使我們常被迫放棄主動的祈禱生活，而屈服在被動上。無論如何，缺乏這些被動的部份，主動的方面也將變得模糊，沒有多少堅毅可言。

## 注意司鐸的生活

很快看看一些其他的主題。我常很害怕，當我應當為別的司鐸生活下判斷時，從另一方面來看，我不能不反省我這幾年來的司鐸生活，否則我無法對他們的生活作任何判斷。

因此，我想到了對自己提出幾個問題，彷彿是在接受訪問：

在積極方面，對我最大的衝擊是什麼？

我是否曾經在司鐸生活中提到某些靈修上的病症？

這些問題可能要長篇大論來作答，因為在靈修與牧靈方面，一定會有許多病症。耶穌曾經以醫生身分醫治病症，如果我們說我們不需要治療，我們就是在欺騙自己。我們是病人，所以會有許多病症。

## 可能的病症

在這些病症當中，可能有的非常嚴重，但這些都是在非常特殊的狀況下發生的，因此，都無法描述。我們每個人都會生病，有時候會病得相當嚴重。

我想最好先跟大家探討一些典型的重病，雖不致於是絕症，但也并不是非常少有的，我現在列舉兩項特殊的病症：

——一種是心病。

——一種是影響牧靈工作的病症。

第一種病症常是造成痛苦與煩惱的成因：我們一旦失去了「意願」，就會產生此症。這很難描述得清楚，它是屬於精神和心理的病症。我們一開始就失去了要奮鬥的喜好與意願，對於工作，感到平淡無味，即使勉強去做，感覺上像個機器人。這個病症的因由是憂慮，因為誰要是得到這個病症，就會感到自己幾乎失去了觀察力，就好像跌進死胡同一樣。我覺得事情發生時至少要咬緊牙關，繼續走下去，即使心理的創傷，背負著雙肩無法負荷的重擔。

這時，祈禱就成爲牧靈職務上的需要，也是唯一該做的實際工作。

幸好並非是常見的病症，感謝天主，可是卻會以兩種型態出現。第一種型態，比較輕微，當我們面對它，客觀地探討它，雖不致過度受到干擾，但得忍受它就在一一定的距離之外。我們要把它當作可治療的，並且與我們的神師一齊爲這項經驗，找出原因。

第二種型態則較嚴重。當我們讓這病症所攫住，又不相信它是可治療時。我們就說：這是我的命，除非有大事故，來改變我的生命，否則我就繼續這樣下去了。像這樣的狀況，為司鐸本身以及那些意識到他狀況的民眾而言，雙方都充滿了痛苦。有時，我們會設法幫助這位司鐸，為他換地方、變環境、給他更多鼓勵，但很難有所幫助。或許改變是可能的，因為基本上，這是一種心理疾病、一種內在生命力的耗損，所以很可能在新環境中恢復生機。但是，一旦這種病症已根深蒂固時，病人對任何事情，都已失去信心，如此就無法得到任何幫助了。即使他仍過著好的生活，做的也不錯（因為這是不可否認的，他仍繼續盡力為民眾奉獻自己，盡他的牧靈職責）。造成他受苦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人懂得如何治療、照顧他。

第二種病症則影響到牧靈工作。這種病症發生在牧靈或教會的工作已不再是開放的園地，而成了陷阱。四周都是封閉的情況下，我們就變成情緒化的人，表現出負面的情緒，如激動、不滿、怨恨、對人消極批評等，不滿那些不來的人、那些不作事的人、那些不隨從的人、那些逐漸減少實際參與禮儀生活的人數……等等。負面情緒充塞到原先美好的牧靈工作中。這原本生活在信仰中的園地，如今成了沈重的負擔，使我們生病受

苦。

現在不妨想一想，教會或許像個政治團體、商業機構，到了最後下結論時，才以我們的靈修雙翼強扭轉回來，以爲一切事都會發生不好的結果，但天主會照顧的；可是，我們已被激怒了，我們也缺乏說服力，只是期待一些幻想中新的牧靈方法，如此而已。

這雖不是嚴重的病症，但是它的影響卻使我們充滿了痛苦，因爲它箝制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心靈和我們的判斷。這是一個嚴重缺乏望德的病症、缺乏對天主子民命運的聖經反省。

即使我們在有意或無意的交談中，放鬆心情，我們隨著惰性荒怠下去，不但拓寬不了我們工作的園地，甚而缺少深思熟慮的判斷。

我已經爲大家說明了某些跡象，這些跡象可幫助你們作一些反省，對於你們所看到的，你們應慢慢去評價你們對自己的認識有多少，對他人的認識又進展了多少。

## 正面的徵兆



我想簡短地提一提有關神父生活正面的事，這是我這些年來所注意到的。

我再用一些例子。有時，牧靈視察回來，我對自己說，或對主教代表說，有些年輕神父做得不錯，幾乎比所期待的更好，熱心奉獻他們的個性、能力，這種情形幾乎經常發生。我們問：爲什麼在那些不太受到一般輿論所期待的人中卻常出現最優秀的牧靈工作者呢？

我想答案是這樣的，那些以深度謙虛進入牧靈工作的人，經常有種隨時隨地準備好要去服務的執著。他們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也不作過多的需求，他們忠實地將自己投入服務，民眾對他們的評價，也就愈來愈高，他們則繼續不斷地發展。

看到那些一開始牧靈工作，並且成就了他們自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即使他們在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很大的鼓勵，但他們仍得到信心，他們讓我們知道，如果一個人以單純、忠實和謙虛的心接受這份職務，牧靈工作將如何地使一個人成長，如何地成就他們。民眾欣賞這樣的品格，也願給他們信心。

我在那些已服務多年的年長司鐸身上，發現另一個正面的觀點。這些司鐸藉著非常

特別的地位，得到別人的欽佩，這是他們長年奉獻自己而來的，甚至經過很長的年歲，達到某種成功之後，仍是如此。他們得到安定，也感到滿足，但他們準備好自己，隨時接受教區或教會的任何服務工作。這顯示了這位司鐸的人格是在成熟與自由中進展。

我知道一些年限已屆仍執守崗位的司鐸可歌可泣事例。

也有一些年老的司鐸，他們慢慢放棄了他們舒適的生活，放棄金錢以及他們自己的利益。有無數的司鐸，都表現出這種自我捨棄的精神。

第三個例子是面對重病和死亡的態度。我想到各種不同的忍耐、順從、信仰以及聖寵的見證。有時，我發現自己去探訪那些生病的司鐸，他們或許不是非常受到同僚的敬重，或許是因爲他們過度的熱火，雖在痛苦中，他們卻仍顯示出一種奇妙的心靈自由，達到令人嘆奇的精深境界。

## 深厚的人際關係

我沒有辦法談論這個極為豐富的主題，可是我要把我所記下的幾個重點，快速為大家唸一唸。

首先是深厚的人際關係到底有何意義？這些人際關係都是真實的嗎？或者只是犒勞式的？我們要來設法說明「深厚的人際關係」是怎麼一回事。

我想我們可在友誼的古典說法上提出廣義的看法。這些天，我很快閱讀了有關奧斯達的安瑟莫一些文件，以便準備今天早上在研討上發表的一篇論文，於是，我知道了友誼在他生命的地位。

我們確定了「友誼」這兩個字的意義之後，就可能反省我們的人際關係是否常是深厚的。但是，要期待有一深厚的人際關係，等於是期待烏托邦、理想國而已，因為友誼是一項禮物。

無論怎樣，我們不能缺乏人際關係，如果我們缺乏它，這便是一種病症——一種必須治療的靈修、心理病症。有幾封書信安瑟莫談及他做英國首席主教——坎特布里主教任內的事，其中他描述了生活中完全的孤獨感，在信任人上的困難，他發現被眾人所矇騙。在這樣的情況中，一個人一定是很痛苦的。

另一個重點是當人際關係存在時，他們自然會隨著時間成長，而後值得警惕的問題就產生了。我特別提出司鐸與女性的特殊友誼問題。特殊友誼通常都是被勸止的；無論如何，當人際關係是合法而適當的話，它也值得警惕，最好能與其他朋友共同分享。

人際關係的問題是一輩子的問題，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基本的，會與日俱增地產生問題的新觀點。

## 治療的動力

### 使彼此疏遠的張力

福音是我們主要的皈依，天主在我這一邊，使我成為祂的人。因此，司鐸生活的大問題是在人與人之間，為什麼他們之間的壓力，都有很強烈的「象徵性」呢？（因為我們所談論的，都是些有關皈依、聖德、真理等等），這個張力有沒有可能立即得到紓解

呢？

這是一件我們必須時時警惕的事。因為天主在我們身上施展的行動是隱晦的（就是天主聖神，就是教會的本體），如果我們不是在警惕中，以嶄新的力量來迎接的話，禮儀日行久了，到某個程度就會變成幾乎是詛咒的根源，甚至會覺得所做的只是一些沒有意義的動作。這是司鐸生活中最可怕的事，司鐸生活本身原是如此富裕，但它的富裕與力量也都會消失。即使是主教或教宗，也不能說他已完全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義，到了不致於消失的程度。這裡並沒有階段可循，或告訴你是處在哪個階段，可以不受失去象徵性價值的牽制。

因此，我們要時常警惕自己，度謙遜的生活，祈求天主在我們身上，常保存這一份恩寵。

## 停留在天主聖言中

我經常反省的問題是：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連讀經也會感到乏味？好像到達不想

再了解任何事物的地步似的？

我知道我們會到這種地步的，因為我們畫地自限，不去擁抱聖言的奧秘——就是天主所要給的啓示。我們自我設限，縮減默想的方法、實踐的方法以及思考的方法，不再磨練自己，多去了解聖經啓示的整體性（舊約與新約）。

在這裡，我們也要當心。過了兩三年後，會有把讀經、退省擺在一邊的危險，因為聖經就是教會的道路、教會的聖書，而古代教父常靠聖經的啓示度過一生。我們應該單純地穩走在教父傳統承下來的道路上。

## 恢復共融

我相信病症的比喻，確實是人性最真實的狀況。耶穌就用它作為基本救恩的比喻，而我們也是病人的治療師。我們應該想到我們不過是先被治好，而後再去治療他人的人。

依據病症自我潛伏的本質，我們可以這麼說，治療幾乎具有超越痛苦的特徵，而痊癒意思就是從這裡越出去。

從這個觀點來看，教會的宣講是由具體的經驗所啓發，盟約就是使我們從病症和孤獨中走出，以表達天主的力量。因此，病人是孤獨的，而且有很多病症都是出自孤獨。因此，我們必須把這些病人帶出來，在耶穌治癒病患的光照下，來善待他們，使每個人有共融的能力，這樣才得以真正的痊癒。

是痊癒本身的動力，在我們身上產生。起點常是我們發現孤獨，承認沒有完全表達自己的能力，當我們不被了解時，就封閉了自己。

我們從未見過集體痊癒的例子，耶穌是一個一個的接近病人、對待病人。我想這才是重要的。要記得人際關係是在個人身上建立的，這樣才會發展出基督性的痊癒。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聖保祿——一個福音的忠僕 /馬蒂尼 (Carlo Maria Martini) 著；白正龍譯 ——初版 ——台北市：上智，1993〔民82〕

面； 公分

譯自：Paolo nel vivo del ministero

ISBN 957-9377-60-X (平裝)

1. 保祿 (Paul, the Apostle, Saint) —傳記

249.26

82007376



聖經與靈修 B3041

---

書名 / 聖保祿——一個福音的忠僕  
作者 / 馬蒂尼樞機主教 (Carlo Maria Martini)  
譯者 / 白正龍

---

准印者 / 洪山川總主教  
發行者 / 鄧秀霞  
出版 /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100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21 號  
電話：(02) 2901-7342 傳真：(02) 2902-7212  
讀者服務 e-mail：wisdompress@pauline.org.tw

---

服務處 / 聖保祿孝女會  
242 台北縣新莊市三泰路 66 號  
台北書局 / 郵撥：上智文化事業 19399740  
100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21 號  
電話：(02) 2371-0447 傳真：(02) 2371-7863  
訂購服務 e-mail：stpaul@pauline.org.tw

台中書局 / 郵撥：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 21999096  
400 台中市光復路 136 號  
電話 / 傳真：(04) 2220-4729

高雄書局 / 郵撥：高雄聖保祿文物中心 42006873  
802 高雄市五福三路 149-1 號  
電話 / 傳真：(07) 261-2860

香港書局 / 聖保祿書局 e-mail：stpaulhk@netvigator.com  
電話：(852) 9127-9624 / 傳真：(852) 2601-6910

澳門書局 / 澳門聖保祿書局 e-mail：Paulinas@macau.ctm.net  
澳門主教巷 11 號 電話：(853) 2832-3957

---

印刷 /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02) 2368-0350

---

基督教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  
總經理 235 台北縣中和市連城路 236 號 3 樓  
電話：(02) 8228-1318 傳真：(02) 2221-94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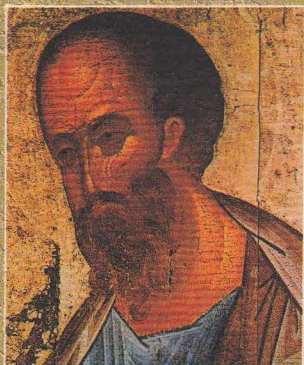
---

1993 年 10 月初版 2009 年 3 月四刷

定價 / 12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靈修叢書



一個心甘情願接受考驗的  
福音工作者，  
在其所受的痛苦中  
將湧出慰藉的力量。

ISBN 957-9377-60-X

NT\$120 元